# 茶香室經說

# 茶香室經說卷十四

德清俞樾

## 左傳上

費庈父勝之

隱二年左傳司空無駭入極費庈父勝之杜注曰庈父費伯也前年城郎今因得以勝極正義曰傳本其勝之所由歸功於費伯按入極者爲司空無駭而復云費庈父勝之義殊可疑謂歸功費伯文亦未明殆未得其解竊謂勝之者滅之也周易繫辭傳吉凶者貞勝者也虞翻注曰勝滅也是勝卽爲滅也費庈父卽費伯前年帥

師城郞者極與郞地必相近無駭入極傳例所謂弗地
曰入也費序父因無駭入極之後極之君民奔潰乃自
郞邑帥師師勝而有之費伯城郞春秋不書故費序父勝
極春秋亦不書而魯之舊史固載其事左氏采取以入
此傳其不曰滅之而曰勝之葢亦魯史之辭諱滅國也
猶之乎君奔曰孫殺大夫曰刺皆魯史之辭也然亦有
所本書序湯旣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滅國曰勝其
言古矣

隱五年傳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杜注曰八八六十四人六六三十六人四四十六人二二四人正義曰何休說如此服虔以用六爲六八四十八大夫四四爲四八三十二士二爲二八十六此二說古今聚訟愚謂皆非也用八直是八人用六直是六人大夫四直是四人士二直是二人何以明之歌與舞必當相稱儀禮鄉飲酒篇工四人二瑟鄭注曰四人大夫制也二瑟二人鼓瑟則二人歌也疏曰此鄉大夫飲酒而云四人大射諸侯禮而云六人故知四人者大夫制也若然則士當二人天子當八人爲差次也

以此言之天子歌工八人舞亦八人諸侯歌工六人舞亦六人大夫歌工四人舞亦四人士歌工二人舞亦二人其數正相當不特服虔說太多即何休說亦太多也昭二十五年傳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葢季氏大夫舞用四佾本止四人魯公舞用六佾當有六人季氏取其四人以去合舊有之四人則爲八人即所謂八佾舞於庭也而魯公之廟止有二人矣然士舞本止二人二人即二佾非不可以成佾則亦非不可以成舞故此禘也竟以二人卒事若從杜說謂公當三十六人則季氏所取無乃太多何不并此二人而取之乎

魯公之廟本應三十六人今止二八直不成舞矣㢮而去之可也何以曰萬者二八乎卽此而論知用六六八用四四人左傳具有明證上而天子八八下而上二八從可知矣阮氏校勘記乃采惠氏之說謂當作萬者二八殊爲無據或以襄十一年鄭人賂晉侯女樂二八爲二佾之樂此則孔氏正義已駁之曰鄭人豈以二佾之樂賂晉侯晉侯豈以一佾之樂賜魏絳且以愚意論之女樂二八或兼歌舞言歌工八人舞者八人故曰二八蓋女樂本非正樂故鄭人竟從天子之數以媚盟主而晉侯分半以賜魏絳則歌工四人舞者四人仍合大夫

之本數也

行出犬雞

隱十一年傳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杜注曰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行按周禮夏官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來聞二十五人爲行也孔疏引周禮行司馬是中士兩司馬亦中士以證兩卽是行此說似是而非按周禮政官之屬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軍司馬下大夫四人輿司馬上士八人行司馬中士十有六人又云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

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
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中士之爵雖同而天子之國行
司馬止十六人至兩司馬則雖小國一軍亦有五百人
多寡懸殊豈得謂兩司馬即行司馬乎且於此文更有
難通者蓋二十五人爲兩合四兩而成一卒鄭伯既使
卒出豭此豭即四兩之人共出之豈得更責其出犬雞
乎若然則竟云使一卒之人出一豭四雞四犬可矣何
必別之曰卒出豭行出犬雞也今仍依周禮說之蓋軍
司馬輿司馬行司馬皆平時在國常設之官至軍將師
帥旅帥卒長兩司馬則行軍始設之鄭注謂選於六官

六鄉之吏自卿以下德任者使兼官是也又下文注云有軍則置之無則已雖以府史胥徒言實則軍將以下皆然也鄭爲次國當有二軍其伐許也必有一軍居守鄭伯使出征之一軍每一卒出猳又使在國之一軍每一行出犬雞據天子之國行司馬止十六人鄭國未知其數而一軍之卒長當有一百二十五人卒多行少卒之所出反重於行者葢鄭伯以射潁考叔者自是軍中之人非國中之人特欲使一國共詛以邀鬼神之聽故亦使之薄有所出耳且猳與犬雞皆不言數亦未知一行所出犬幾頭雞幾尾也

始殺而嘗

桓五年傳始殺而嘗杜注曰建酉之月正義曰以上下準之始殺嘗祭實起於建申之月今云建酉者言其下限愚按杜以始殺爲建酉之月殊爲失之禮記月令孟秋之月鷹乃祭鳥用始行戮又云天地始肅不可以贏是月也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此建申之月始殺而嘗之證杜謂是建酉之月則於上下文皆不類據上文啟蟄而郊當今之雨水龍見而雩當今之小滿下文閉蟄而烝當今之小雪則始殺而嘗宜當今之處暑乃以爲建酉之月則當今之秋分矣以上下文例之杜

此注之誤顯然月令仲秋之月曰殺氣侵盛不得謂之始殺也春秋繁露四祭篇曰秋曰嘗嘗者以七月嘗黍稷也月令孟秋之月毋以封諸侯毋以割地鄭注曰古者嘗出田邑此其月也而禁封諸侯割地失其義然則先儒舊說並以嘗祭在孟秋七月杜必云建酉之月何歟正義引哀十三年子服景伯謂吳太宰曰魯將於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公季辛而畢是八月嘗祭之驗不知黃池之盟傳載在秋七月則經書秋公至自會必在八月景伯爲吳所囚及尸牖始言於太宰度其時已是建申之月故言魯於十月上辛有事上帝先公又恐

并十月上辛亦所不及故言季辛而並覓其時日以誑吳人豈足為證乎彼傳正義云景伯稱十月當是周之十月周之十月非祭上帝先公之時且祭禮終朝而並無上辛盡於季辛之事景伯以吳信鬼故皆虛言以恐吳耳然則孔氏明知其為虛言何又引以證此傳乎

嘉栗旨酒

桓六年傳嘉栗旨酒杜注曰嘉善也栗謹敬也謹敬與善語意不倫正義曰劉炫以栗為穗貌然既已成酒豈當復言其穗之貌乎二說並非也栗當讀為洌說文水部洌水清也周易井九五井洌寒泉食王注曰洌潔也

嘉栗旨酒謂此酒既善而又清潔也栗洌聲近古得通用詩東山篇烝在栗薪箋云栗析也古者聲栗裂同也考工記弓人菑栗不迆鄭注曰栗讀爲裂繻之裂栗得讀爲裂故亦得讀爲洌詩四月篇冬日烈烈箋云烈烈猶栗栗也烈猶栗故栗亦猶洌矣

荆尸

莊四年傳楚武王荆尸杜注曰尸陳也荆亦楚也更爲楚陳兵之法正義曰楚本小國雖時復出師未自爲法式武王初爲此楚國陳兵之法名曰荆尸愚謂楚武王始爲此法則當如僖二十八年晉侯作三行之例書曰

楚武王作荆尸不得僅曰楚武王荆尸也且是時鄰國稱之皆曰楚矣如季梁曰天方授楚是也楚人自稱亦曰楚矣如鄧曼曰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是也武王創此陳兵之法何不曰楚尸而曰荆尸乎竊謂荆既楚之舊號荆尸亦必是楚之舊法當時鬬廉之敗鄖師莫敖屈瑕之敗絞人各出新意不循舊法楚武王此年伐隨則仍用荆之舊法以治其行陳故曰楚武王荆尸荆本實字而此則虛用之古人自有此文法也

皋比

莊十年傳蒙皋比而先犯之杜注曰皋比虎皮按皋比

之爲虎皮自來不得其解正義曰樂記云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名之曰建櫜其字或作建皐故服虔引以解此然建櫜之櫜鄭注以爲兵甲之衣乃上文包字之義非上文虎皮之義服說誤矣孔穎達自爲說則曰僖二十八年稱胥臣蒙馬以虎皮以胥臣之事觶之知定是虎皮若然則襄十年傳狄虒彌建大車之輪蒙之以甲以狄虒彌之事譬之亦得爲甲乎且胥臣蒙馬以虎皮則所蒙者馬也狄虒彌建大車之輪蒙之以甲則所蒙者大車之輪也皆明言所蒙之物而此傳不言事不一律未可以彼例此矣竊謂此傳不言所蒙何物則所蒙

者人也成十五年傳閉蒙甲胄襄十四年傳被苫蓋蒙
荆棘諸傳蒙字皆以人言此亦當同周官方相氏掌蒙
熊皮文選東京賦注引漢舊儀作蒙虎皮熊虎同類蒙
熊蒙虎或可不拘先儒舊說謂蒙虎皮義自可通但皋
比二字實與虎無涉近世學者各爲之說皆無依據愚
謂此乃古言若就皋字比字望文生訓葛無可解荀子
非相篇曰仲尼之狀面似蒙倛楊注曰倛方相也四目
爲方相兩目爲倛蒙皋比與蒙倛文義相似後世如齊
蘭陵王長恭著假面與周師戰又宋狄青每戰帶鐵面
具此皆公子偃蒙皋比之故智乃唐以後因杜氏此注

竟以皋比爲講學者之高坐戴叔倫詩已有皋比喜接連之句去皋比二字之本義奚翅萬里矣

未言

莊十五年傳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杜注但曰未與王言按言與語有別論語泰伯篇曾子言曰皇疏曰出已曰言答述曰語息嬀之未言蓋王問之則對王不問及之則不自出言也下文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此卽所謂答述曰語也使謂息嬀事楚王竟不出一語下文何以隨問隨答其應如響乎且息嬀所守亦古禮也禮記喪服四制

救日食爲有異志而於平子與太史辨論正月之義略不之及蓋平子本止託言太史亦非塙論昭子固置之不論也乃爲左氏之學者於莊二十五年傳沾入此二十三字不知傳者之意從平子乎從太史乎如從太史則六月之朔爲建巳之月正是正月何反云唯正月之朔用幣伐鼓乎杜氏乃云長厤推之辛未實七月朔置閏失所故致月錯無論杜氏長厤未可據即如其說在當日因失閏而誤七月爲六月魯之君臣固以爲正月也即左氏作傳亦以爲正月也乃若逆知晉時有杜預爲之考正其誤者而發此傳不亦異乎愚故以爲此二

十三字衍文也非左氏義也自是毛公傳詩亦誤以正
月繁霜爲夏之四月辨見曲園雜纂達齋詩說

安而能殺

閔元年傳合而能固安而能殺公侯之卦也杜注曰比
合屯固坤安震殺正義曰震之爲殺傳無明文晉語云
震車也車有威武故震爲殺也愚按震之爲殺易無此
義易震六三震蘇蘇集解引虞注曰震爲生故蘇蘇說
易者方以震爲生安得以爲殺乎此殺字當讀爲𥝢昭
元年傳殺管叔而蔡蔡叔釋文云下蔡字說文作𥝢字
從殺下米字云𢹎𥝢散之也此傳安而能𥝢亦當如此

亦卽曲禮所謂安安而能遷也如曰能殺豈吉兆乎以易彖證之震爲動故有散義說卦傳震爲潘鮮愚讀潘鮮爲播散說詳羣經平議然苦無所證今得之於此傳矣

尨涼

閔二年傳尨涼冬殺金寒玦離杜注曰寒涼殺離言無溫潤杜以涼與寒連言是謂涼亦寒也然尨何以爲涼疏亦未能申明其說愚謂尨者駁也謂駁雜也下文尨奇無常杜注曰雜色奇怪非常之服以尨爲雜色得其義矣說文牛部牻白黑雜毛牛悰牻牛也春秋傳曰牻

犉阮氏校勘記載之然如其說則犉卽牻也牻犉不猶牻牻乎此說殊不可通疑說文有奪誤犉篆說解當作牻牛也一曰駁色也春秋傳曰尨犉葢犉與牻篆相次本卽白黑雜毛之牛故曰牻牛也而春秋傳尨涼古本作尨犉訓爲駁色故又出別一義曰駁色也而引春秋傳尨犉之文爲證今奪一曰駁色也五字而尨字亦從牛旁作牻則不可通矣許君引春秋傳於犉篆下不於牻篆下知其所見左傳涼字作犉尨字不作牻也廣韵十陽犉字下云牻牛駁色牻牛爲一義駁色又爲一義可以補說文之缺

屈産之乘

僖元年傳屈産之乘杜注云屈地生良馬何休注公羊則云屈産出名馬之地疏云謂屈産謂地名不加服氏謂産爲産生也是杜服義同然趙岐注孟子亦以屈産爲地名蓋與垂棘對文恐屈産當從何劭公義耳惟不言屈産爲何地閻氏四書釋地謂即東吾所居漢河東北屈縣此從杜服以屈爲地名也然屈爲晉邑則馬實晉産不足爲異矣程大中四書逸箋引寰宇記屈産泉名馬飲此泉者良此從何休趙岐以屈産爲地名然未言屈産所在當取寰宇記核之愚按一切經音義卷四

云邱慈或言龜玆正言屈支也屈音居勿反多出龍馬左傳云屈產之乘然則屈產之乘來從西域與漢書天馬同豈其爲晉國之寶此說必有所本說屈產之乘者當以此爲允

專之渝

僖四年傳專之渝攘公之羭杜注曰渝變也攘除也羭美也不解專字正義曰公若專心愛之公心必將改變斯曲說矣愚按此卜兆辭也卜兆分金木水火土五體横者爲土立者爲木斜向徑者爲金背徑者爲火困兆而紐曲者爲水見洪範正義五行家以專爲吉淮南子

天文篇曰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子生母曰義母生子曰保子母相得曰專母勝子曰制子勝母曰困又曰以專從事有功疑此兆木爲子母相得之專變而爲母勝子之制故曰專之渝晉獻公烝於齊姜而生太子申生齊姜與申生母子相得者也齊姜死又立驪姬爲夫人其專也渝矣申生之死所謂母勝子曰制也

諸侯官受方物

僖七年傳齊侯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杜注曰諸侯官司各於齊受其方所當貢天子之物愚謂方物者

諸侯所貢也而反云諸侯受之於義殊未安今按物猶事也物之訓事經典屢見哀元年傳不失舊物杜注物事也史記吳世家注引賈逵注曰物職也物既爲事亦得爲職諸侯官受方物者言諸侯官司各於齊受其方所當爲之職事耳泥物字以解之失其旨矣

晉里克敗狄采桑

僖八年傳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虢射爲右以敗狄于采桑杜注曰傳言前年事也按傳文追敘往事自有體例如云會于夷儀之歲於鄭子國之來聘也皆其例也此傳晉里克帥師數語初無追敘之詞杜乃專指前年

事者蓋以虢射曰期年狄必至故以此爲前年事耳今
按下文虢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夏狄伐晉報采
桑之役也復期月杜注曰明期年之言驗然復期月三
字不可解復字何義杜亦不言也愚謂采桑之役自在
本年傳文承八年春盟于洮之下則此役必在二三月
閒也虢射曰期年狄必至而狄人卽於是夏伐晉正見
以示弱之故爲狄所輕虢射雖能料事然云期年猶失
之太遠也下云報采桑之役也復期月復者反也歸也
言晉人自采桑歸僅期月耳而狄師已至矣期月有二
解禮記中庸篇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正義謂期

月帀一月論語子路篇期月而已可也正義謂周一年之十二月此當從帀一月之說

千乘三去

僖十五年傳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杜無解正義曰謂晉侯乘車三度敗壞而去則千乘字無著矣愚按論語鄉黨篇去喪孔注曰去除也三去謂三除葢以算法言千而以三除之則餘百而以三除之則餘十十而以三除之則餘一卽所謂雄狐也故曰三去之餘獲其雄狐

子朱及文之無畏爲右司馬

文十年傳宋公爲右孟鄭伯爲左孟期思公復遂爲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爲左司馬杜注曰將獵張兩甀故置二左司馬然則右司馬一人當中央愚按此傳必有誤如杜注則當中央者反謂之右司馬而左司馬二人分當左右以當右者而得左名名實之不稱甚矣疑傳文本作期思公復遂爲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爲左右司馬葢宋鄭既分左右其中央必楚子也期思公復遂爲司馬不言左右可知其在中矣子朱及文之無畏爲左右司馬則子朱左而文之無畏右故下文宋公違命無畏得抶其僕自謂當官而行以右司馬宜治右孟

也傳寫者以上文分言左孟右孟遂亦分而言之曰左司馬右司馬致成此誤杜氏不能訂正而曲爲之說非也

爰田

僖十五年傳晉於是乎作爰田杜注曰分公田之稅應入公者爰之於所賞之衆愚按此文於是乎三字承衆皆哭之下不承以君命賞之下若如杜所說則晉國之衆方相聚而哭卽分公稅以去爲不情矣國語晉語衆皆哭句焉作轅田韋昭注引或云轅田以田出車賦而駁之曰此欲賞以悅衆而言以田出賦非也不知國語

焉字即左傳於是字古書多以焉字作於是用說詳王
氏經傳釋詞此亦承衆皆哭而言不承賞以悅衆而言
也其字作轅其義當從或說以田出車賦方與下文衆
悅晉於是乎作州兵一律杜注曰五黨爲州使州長各
繕甲兵正義曰周禮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
辨其可任者州長則否今以州管人旣少督察易精故
使州長治之謚作轅田作州兵皆於喪敗之後爲富強
之計至說文趄篆說解趄田易居此乃古田三歲一易
之制與左傳轅田無涉不得引以說此傳也

僖二十八年傳距躍三百曲踊三百杜注曰百猶勵也正義曰以傷病之人而再言三百不可為六百跳也杜言猶勵不知勵何所謂蓋復訓勵為勉愚按百無勵義亦無勉義孔疏申杜仍不可通竊謂百當讀為拍廣雅釋詁拍擊也釋言拍搏也拍與搏聲近而義通考工記搏埴之工二注云搏之言拍也然則拍亦搏也距躍三拍曲踊三拍蓋謂踴躍而以手作搏擊之勢各三度也

亡大旆之左旃

僖二十八年傳亡大旆之左旃杜注曰大旆旗名繫旐曰旆通帛曰旃正義曰釋天云緇廣充幅長尋曰旐繼

旂曰旆則旆是旗之尾也今別名大旆則此旆有異於常故以大旆爲旗名通帛爲旜周禮司常文鄭云通帛謂大赤從周正色無飾謂之左旃蓋是左軍所建者愚按以疏言之殊不可通旆是繼旐之物因此旆異常故即名此旗爲大旆然此旗亦當仍是旐耳非旐不得有旆也旐之與旃二者迥異旐是黑色旃是赤色今云大旆之左旃則是幷爲一談豈旐之左右各綴以通帛之旃乎孔穎達亦自云於事難明不可强說矣愚謂大旆之左旃言大旆與左旃也猶文十一年傳言皇父之二子言皇父與二子也古人多以之字爲連及之詞說見

王氏引之經傳釋詞蓋既亡大旆幷亡左軍之旆杜注
以旆旆二字分別釋之其義已明猶文十一年傳注既
出皇父與穀甥及牛父之名其義亦明正義不達杜意
於此傳則云於事難明於彼傳則轉以馬融說皇父二
子從父在軍爲敵所殺爲於傳文爲順皆由不達杜義
故不解傳文也下文云祁瞞奸命杜注曰掌此三事而
不修爲奸軍令所謂三事者風于澤一也亡大旆二也
亡左旆三也下注明言三事知杜氏固不合大旆左旆
爲一矣乃後人不達杜義遂改三事爲二事阮氏校勘
記曰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三作二是也則反以誤

本爲是矣

不替孟明

僖三十三年傳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王氏引之經義述聞謂不替孟明乃左氏記事之詞下文孤之過也方是穆公語孤之過也上嘗有曰字愚按此說非也違蹇叔與不替孟明皆穆公追述前事自悔之詞言吾於此役違蹇叔而用孟明是吾之過耳蓋孟明雖有僨事之罪而用之者穆公也故穆公自引爲己過也且其言雖似責孟明實所以慰孟明猶曰吾不用汝汝何致僨事乎故即繼之

曰大夫何罪也其後穆公仍用孟明罔由此言發之而
嘗素服迎師之時則用與替皆所未及也王氏謂是左
氏記事之詞轉於情事未合

士榮爲大士

傳二十八年傳甯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
杜注曰大士治獄官也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故
使鍼莊子爲主又使衞之忠臣及其獄官質正元咺正
義曰甯子爲輔輔莊子也以甯子位高故先言之士榮
亦輔莊子舉其官名以其主獄事故亦使輔之按如此
則鍼莊子爲主矣晉乃殺士榮何也且以士榮爲治獄

皆故舉其官名則當云甯武子與大士士榮爲輔不當云士榮爲大士也爲大士與爲輔爲坐一律皆當時所爲非舉其平日之官也竊疑鍼莊子爲坐不過代衛侯坐訟耳至其往反辨論與晉獄官對理則皆士榮爲之名之曰大士蓋當時有此名目也衛侯不勝故士榮之罪獨重鍼莊子爲坐者次之甯武子爲輔者更次之下文殺士榮刖鍼莊子免甯俞正以此也

成四年傳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皇戌攝鄭伯之辭疑皇戌即爲此訟之大士或曰安知非爲坐者按五年傳鄭悼公如楚訟不勝執皇戌及子國有皇戌又

有子國謚子國爲坐皇戍爲大士也

帥甸

文十六年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杜注曰帥甸郊甸之帥正義引周禮載師以公邑之田任甸地而云帥甸者甸地之帥當是公邑之大夫愚謂公邑大夫上文並無其人夫人何以能使之於事似非是今按禮記祭義篇五十不爲甸徒鄭注曰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也以爲軍田出役之法正義曰五十不爲甸徒者謂方八里之甸徒爲步卒軍法八里出長轂一乘步卒七十二人謂之甸者以供軍賦及田役之事五十氣力始衰

不爲此甸役徒卒是何役徒卒謂之甸徒則帥此甸役徒卒者宜謂之帥甸上文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蓋已先有成謀田必用甸徒用甸徒則必有帥甸而此帥甸乃夫人之黨故爲此謀不然何處不可行事必使田孟諸何爲乎杜不引司馬法而用載師爲說未得其旨

宦三年矣

宣二年傳宦三年矣杜注曰宦學也正義曰曲禮宦學事師則二者俱是學也但宦者學仕宦學者尋經藝愚謂古者學而後入官未聞別有仕宦之學疏說殊謬杜

訓宦爲學亦非國語越語云與范蠡入宦於吴注曰宦爲臣隷也靈輒所謂宦者殆亦爲人臣隷故失所而至窮餓如此僖十七年傳曰妾爲宦女焉杜注曰宦事秦爲妾此傳宦字義與彼同

有律以如已也

宣十二年傳有律以如已也杜注曰如從也法行則人從法法敗則法從人坎爲法象今爲衆則散爲川則壅是失法之用從人之象按杜注陳義甚高而非傳旨傳云如已注乃云從人不亦反乎今按王氏引之經傳釋詞曰以猶而也此傳以字卽作而字用言有律不從而

各從已意也下文有帥而不從卽此句之義

抽矢菆

宣十二年傳每射抽矢菆納諸厨子之房杜注曰抽擢也愚按此抽字乃抽而去之之謂非抽擢之謂也儀禮喪服傳曰緦者十五升抽其半鄭注曰抽猶去也此抽矢承射字之下言每關弓而射遇有好箭則抽去之而納諸厨子之房也知是抽去而非抽擢者昭二十一年傳將注則又關矣曰不狎鄙抽矢城射之殪杜解抽矢曰豹止不射葢華豹已關弓則矢在弦上矣因公子城有不狎鄙之言故復抽去其矢也杜云豹止不射於義

正合但不解抽字如仍作抽擢解則於止而不射之義不可通也彼傳抽矢旣作抽去解則此傳抽矢亦當作抽去解推之孟子離婁篇抽矢叩輪亦當作抽去解葢庾公之斯已關弓而來矢在弦上故抽去之而叩輪以去其金也自來解抽矢皆失其義讀昭二十一年傳乃得之

其三其六

宣十二傳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杜注曰此三六之數與今詩頌篇次不同葢楚樂歌之次第愚謂此非楚樂歌之次第殆古頌篇舊

第也據今詩篇次武篇之後酌桓諸篇之前有閔予小子篇訪落篇敬之篇小毖篇載芟篇良耜篇絲衣篇於武王諸頌內羼入此七篇殊爲不倫疑古頌次第武篇之後卽繼以酌桓賚般四篇而賚般在酌桓之前武篇則分爲二章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爲一章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者定爾功爲一章楚子引耆定爾功謂之卒章則後三句爲卒章前四句爲前章矣今從武篇數之武前章第一卒章第二賚篇第三般篇第四酌篇第五桓篇第六而閔予小子諸篇皆次其後較今詩次第似爲有倫疑秦漢間學者錯亂之非其

舊也

復室其子

宣十四年傳衛人以爲成勞復室其子杜注曰復以女妻之愚按以女妻之不必言復劉炫以傳文無衛侯之女爲孔達之妻規杜之失是也劉以爲達既被誅家當沒入官復以孔達財物家室還其子孔穎達以爲孔達本實無罪衛人荷其功力何得沒其家貲則劉說亦未得也今按復室其子猶言復立其子也文十二年傳趙有側室曰穿杜注曰側室支子正義曰文王世子云正室守太廟鄭云正室適子也正室是適子知側室是支

子禮記正義曰正室適子也者謂公卿大夫之適子也
然則古公卿大夫之子有正室側室之名此孔達之子
必其適子故仍使居正室之位免喪之後當繼父而從
政也後人不知古制故不達古語耳

齊師以師退

成二年傳每出齊師以帥退杜注曰齊師大敗皆有退
心故齊侯輕出其衆以帥厲退者按杜以每出齊師以
帥退七字爲句然每出承上文三入三出而言不得連
齊師讀且帥有倡率之義無帥厲之義果如杜義以帥
退者直是倡率之使退矣杜注非也劉炫以齊之將帥

敗而怖懼以師而退不待齊侯致使齊侯入于狄卒此說於事理較近然如其說則改齊師以帥退爲齊帥以師退矣亦未可從今用劉說而小變之齊侯既出其軍中如師帥旅帥之屬自當稍明大義豈有委其君而不待之理無如大敗之後號令不行其勢披靡不可復止於是各擁其帥以退而不復能顧其君矣所謂齊師以帥退也齊侯無可歸以致入于狄卒入于衞師當日情事至今可見乃孔正義辨杜劉之得失則在上文三入三出句杜以爲三入晉軍劉以爲三入齊軍又三出齊軍孔氏駮劉說曰傳文三入在前三出在後齊侯既先

在齊軍欲出求丑父應先出後入不應先入後出且初時二出容有二入在後之出遂入狄卒有出無入何得云三入按孔氏此論所謂固哉高叟之爲詩矣三出三入極言其出入之頻數乃古人屬辭之常如季文子三思柳下惠三黜非必實計其數也後人不達古人語意於古書多不可通如明郎瑛七脩類稿言伊尹五就桀五就湯當作六就湯且爲之圖以明之皆孔穎達說三入三出之類也

晉侯夢大厲

成十年傳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

不義余得請於帝矣杜注曰厲鬼也趙氏之先祖也正義曰世本云公明生趙夙晉語云趙衰趙夙之弟則括之祖公明是也服虔以爲公明之鬼凡爲疫癘之鬼皆妖邪之氣未必眞是彼人故杜不復指斥愚按服說雖無所據然趙公明之鬼至後世猶有靈爽梁陶宏景眞誥協昌期篇載建吉冢埋圓石文云天帝告土下冢中直氣五方諸神趙公明等陶貞白博極羣書必當有本太平廣記二百九十四卷云散騎侍郎王祐疾困聞有通賓者有頃奄然來至曰今年國家有大事出三將軍分布徵發吾等有十餘人爲趙公明府參佐是唐時猶

有此說余著壺東漫錄及茶香室續鈔曾采其說因錄以證服氏之舊說

又按六朝以來相傳有趙公明之鬼正以當時服注盛行人人知晉侯所夢爲趙公明故流傳而有此說耳此等事原不足以證經然余從前竟不知趙公明之見於左傳正義亦甚媿讀經之鹵莽矣故存此說云

公侯腹心

成十二年傳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杜注曰舉詩之正以駮亂義詩言治世則武夫能合德公侯外爲扞城內制其腹心愚按此毛詩義非左傳義也毛詩序曰

兎罝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夫賢人衆多何以但稱武夫毛義本不可通今以左氏義說之首章云肅肅兎罝椓之丁丁不言所施之地葢施之於所宜施施得其所者也猶武夫而用之得其所也故曰公侯干城以武夫干城其民此治世也次章曰肅肅兎罝施于中逵中逵喻當路也猶武夫而位之朝廷之上也故曰公侯好仇以武夫爲仇匹非治世矣三章曰肅肅兎罝施于中林中林喻深邃也猶武夫而置之密勿之地也故曰公侯腹心以武夫而寄之以腹心更非治世矣葢二南之作當文王與紂之時文王之

國固大治矣而商紂播虐諸侯化之如崇如密諸國則極亂也詩人詠歎文王而舉他國以形之見他國皆以武夫爲好仇爲腹心而文王獨用之以干城其民即一武夫而用之得宜與不得宜治亂分焉興亡異焉此兎罝一篇之古義賴左傳而存者也

靖共爾位

襄七年傳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恤民爲德正直爲正正曲爲直參和爲仁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恤民爲德以下皆釋詩義乃詩中竝無德字恤民爲德之文爲無著矣疑左傳

所引詩與毛詩不同葢作靖共爾德故以恤民爲德說之今作位者據毛詩改之耳周易文言傳嘉會足以合禮襄九年傳作嘉德足以合禮此位作德猶彼會作德左氏所見諸經不必與今本同也

使伯氏司里

襄九年傳使伯氏司里杜注曰伯氏宋大夫司里里宰拔杜注司字衍文也本云伯氏宋大夫里里宰葢以里宰釋里字非以里宰釋司里二字也如今本則伯氏人名司里官名人名之下卽是官名不知所使爲何事與下文使華臣具正徒諸句不一律矣正義曰里必有長

不知其官之名周禮有里宰故以宰言之使伯氏司此城內諸里之長然則正義不以司里二字連讀知其所據本未衍乃阮氏校勘記不載有異同則此司字之衍久矣

遇艮之八

襄九年傳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正義曰謂艮之第二爻不變者是八也愚按以此傳及外傳貞屯悔豫之文考之知夏商二易與周易迥異蓋周易所謂貞悔者以三畫之卦言僖十五年傳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此以周易言也國語貞屯悔豫則以六畫

之卦言矣疑此傳所謂艮之八者亦是貞艮而悔隨故
史即以艮之隨爲說也貞艮悔隨惟六二一爻不動故
曰艮之八貞屯悔豫則有六二六三上六三爻不動故
不曰屯之八而曰貞屯悔豫皆八猶曰貞屯悔豫二三
上皆八也焦氏易林演六十四卦爲四千九十六卦疑
有所本矣今考之易林屯之豫曰重茵厚席循高採霍
雖躓不懼後反其宅頗合公子重耳歸國之象艮之隨
曰陰升陽伏舜入其室元元赤子相飯不食與穆姜事
蓋亦似有合

嘗有禘樂

襄十年傳魯有禘樂賓祭用之杜注曰三年大祭則作四代之樂別祭羣公則用諸侯樂正義引劉炫云賓禮既輕必異於禘魯以享賓當時之失想謂賓禮得用禘樂與否且置勿論惟傳文有不可通者禘樂惟禘祭得用則祭羣公皆不得用乃云賓祭用之則是凡祭皆得用矣何以謂之禘樂乎疑傳文本作魯有帝樂蓋魯備四代之樂襄二十九年傳見舞韶箾者注曰舜樂此即魯有帝樂而用之於賓之證魯有帝樂者言魯有四代之樂也四代之樂有帝者之樂有王者之樂舉帝以包王耳因下句有祭字遂誤作禘祭之禘學者以經傳𥨸

見有帝樂字莫能是正然帝樂國竿見而稱樂連文實
亦於他經無見也明堂位曰是故魯王禮也樂言帝樂
猶禮言王禮矣

司愼

襄十一年傳司愼司盟杜注曰二司天神正義曰司愼
不知指斥何神但在山川之上知其是天神耳愚按此
愼字乃𥙊字𥙊即說文示部　廟諱字從示眞聲者其
說解曰以眞受福也宣和畫譜陸晃有天曹賜福眞君
像殆即古所謂司愼之神歟

宼岁

襄十三年傳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杜注曰窀厚也穸夜也厚夜猶長夜長夜爲葬埋按以葬埋爲長夜已屬虛詞又變其文曰窀穸近於郢書燕說矣雖先儒相傳舊義未敢苟同今按說文穴部窀葬之厚夕从穴屯聲葬之厚夕四字殊不可通大小徐本皆同而類篇穴部窀下引說文作葬之厚也然則北宋時所見說文不作葬之厚夕可訂正今本之誤蓋古人以葬之厚者爲窀穸乃古語如此後人因穸字从夕遂有長夜之說并改說文葬之厚也爲葬之厚夕而經義與字義俱晦矣

廣韻二十三魂徒渾切有窀字云火見穴中并無窀穸

之說集韵竁下云瘞也犬見穴中是廣韵文有脫誤當據集韵訂正集韵瘞也之訓亦必古義訓竁爲瘞則知竁㚒皆葬埋之名矣

鄟人執之

襄十四年傳敗公徒于阿澤鄟人執之杜注曰公徒因敗散還故爲公執之按上文但言孫氏之敗公徒不言公徒之散還卽云鄟人執之於事未明杜注非也服虔以爲執追公徒者則正義已駮之矣愚謂此四字當在下文賁脅之下其文云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初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

二子追公公孫丁御公子魚曰射爲背師不射爲戮射爲禮乎射兩軥而還尹公佗曰子爲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鄭人執之䀋尹公佗傳臂隆車故爲鄭人所執執尹公佗一人非執公徒亦非盡執追者也

歌詩必類

襄十六年傳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杜注曰歌古詩當使各從義類正義曰歌古詩各從其恩好之義類意謂春秋賦詩往往斷章取義如印段之賦蟋蟀子旗之賦有女同車如此者有何義類可言

平所謂必類者必有一定之義類而後可以責高厚非泛言恩好之義類也楚辭九歌東君篇曰展詩兮會舞應律兮合節王逸注曰言乃復舒展詩曲作爲雅頌之樂以應舞節然則歌詩必類承使大夫舞而言與尋常賦詩不同蓋古者舞與歌必相類自有一定之義例故命大夫以必類而高厚之不類亦人所共知不得而遁也古法雖不可知而楚辭猶有展詩會舞之言晉書樂志有鞞舞歌詩五篇拂舞歌詩五篇又有鐸舞歌幡舞歌鼓舞歌疑亦古法之未泯者也

德清俞樾

## 左傳下

### 先吳壽夢之鼎

襄十九年傳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杜注曰古之獻物必有以先今以璧馬爲鼎之先惠氏棟補注曰馬爲庭實未聞以馬爲先且馬不上堂安得先之先吳猶言先秦先漢愚按杜注固非而如惠說則先吳可通先吳壽夢不可通襄十二年秋吳子壽夢卒至此纔七年耳何得有先吳壽夢之稱且古之鑄鼎者其

銘必有子孫永保用之文壽夢鑄此鼎相距未久壽夢雖死其子遏相繼爲君何以不能保守其父之鼎而爲魯國所得乎魯即得之而吳本蠻夷之國壽夢爲物故之君不啻爲不祥之物斯巳矣何足爲重而以賄大國之卿乎竊謂古人質樸多有襲先代之名以爲名者如湯居亳人人知之而史記秦本紀有亳王皇甫謐曰亳王號湯西戎之國也然則西戎亦有亳王湯矣昭元年傳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杜注曰唐人之季世其君曰叔虞是夏商之唐其季世之君曰唐叔虞而周之唐其初封之君曰唐叔虞此尤可異也以

此推之則禹之前有禹見酒甲開山圖羿之前有羿見說文解字皆不足爲異矣此傳云先吳壽夢者疑夏商時吳國之君有名壽夢者春秋時吳子乘號壽夢即襲其名此鼎乃先吳壽夢之遺器流傳已久故以爲寶非同時之吳壽夢也稱曰先正以別於同時之吳壽夢惠氏以先吳爲先秦先漢之比正得其解但未見及此耳余從前作羣經平議亦未見及此疑先字乃死字之誤亦非也

持帶

襄二十三年傳鞅請驂乘持帶杜注曰驂乘必持帶備

隋隊愚按杜意驂乘持帶皆范鞅所請此誤也鞅但請驂乘耳持帶遽下遂超乘讀乃左氏紀事之文言范鞅持魏獻子之衣帶遂跳上獻子車也下云右撫劍左援帶杜注曰劫之此得其解葢此時情狀與荆軻左手把秦王之袖右手持匕首相似矣

側莊公

襄二十五年傳崔氏側莊公于北郭杜注曰側葬埋之按下云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則此未及葬也且側亦無葬埋之義側當作堲側從則聲堲從卽聲禮記王制篇必卽天倫鄭注曰卽或作則則與卽通故側與堲通檀

弓篇夏后氏堲周釋文作卽云本又作堲然則古本左
傳或是卽字未可知也堲莊公于北郭乃用夏后氏堲
周之法檀弓曰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堲周殷人棺椁葢
殷以前有棺無椁有虞氏瓦棺而巳夏后氏則以甎圍
繞於棺之外鄭注曰火熟曰堲燒土冶以周於棺也釋
文引何云冶土爲甎四周於棺檀弓又曰周人以殷人
之棺椁葬長殤夏后氏之堲周葬中殤下殤崔氏不以
禮葬莊公遷其棺於北郭用堲周之法以甎周棺遂往
葬於士孫之里故云堲莊公于北郭堲字叚側爲之因
失其義矣

趙孟爲客

襄二十七年傳趙孟爲客杜注曰客一坐所尊正義引服虔云楚君恆以大夫爲賓者大夫卑雖尊之猶遠君也楚先歃爲盟主故尊趙孟爲客李貽德賈服注輯述云楚君疑是燕君之誤引燕禮記云與卿燕則大夫爲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爲賓聘禮記云燕則上介爲賓今宋公以楚先歃尊爲盟主故不以子木爲賓而以趙孟爲賓猶燕禮以大夫爲賓聘禮有燕以上介爲賓示比楚稍降也按服杜注意不同杜以宋尊晉故以趙孟爲客服以宋尊楚故以趙孟爲客服義根據儀禮又得李

氏證明之似長於杜注矣乃昭元年傳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兼享之趙孟爲客以彼傳證此傳則服說亦未塙豈鄭卑晉而尊魯叔孫及曹大夫哉疑當時所行之禮未必盡與儀禮合杜注自可通宋不以于木爲客而以趙孟爲客者蓋趙孟年長或用向爵尙齒之義未可知也

韶箾

襄二十九年傳見舞韶箾者正義曰杜不解箾義箾即簫也尙書曰簫韶九成此言韶箾即彼簫韶蓋韶樂乘簫爲名簫字或上或下耳按上文見舞象箾南籥者杜

注曰象箾舞者所執正義曰詩述頌人之善舞云左手執籥籥是舞者所執則箾亦舞者所執釋文於上文出象箾字云徐音朔此文出韶箾字云音簫竊謂同此一字同在一簡而異音異義殊有未安杜既無注則韶箾之箾與象箾之箾杜意不分兩義皆以為舞者所執已見於前故此不注也說文音部韶虞舜樂也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是許君所見壁中古文與今本同並不作箾竹部箾以竿擊人也虞舜樂曰箾韶此乃用左傳家之說然以傳文論象箾韶箾兩文一律不當有異義似從杜義為長廣韻三簫蘇彫切有箾字云舞箾說文

云以竿擊人也四覺所角切亦有箾字云說文曰以竿擊人也又舞者所執兩處皆引說文而無舜樂之說或說文竹部之文爲後人所沾益乎

又按釋文象箾徐音朔然則徐之外竝不音朔矣今按音朔則與稍同音廣韵朔稍箾竝音所角切是也宜正義以象箾爲武舞若然則不可通於韶箾矣愚謂箾者梢之叚字漢書禮樂志飾玉梢以舞歌師古曰梢竿也舞者所持玉梢以玉飾之也梢音所交反象箾韶箾皆當從此音此義

令尹似君矣

襄三十一年傳令尹似君矣正義曰言令尹威儀已是國君之容矣服虔云言令尹動作以君儀故云以君矣服言以君儀者明年傳云二執戈者前矣是用君儀也俗本作似君若云似君不須言矣今定本亦作似君恐非阮氏校勘記曰此條孔本作似君而正義詳引服注明當作以君極爲明晰愚按阮文達於此條殊未明了孔本葢作已君矣故曰言令尹威儀已是國君之容矣已是國君之容矣七字釋已君矣三字也服本亦作已君矣其曰言令尹動作以君儀故云已君矣以君儀之以字止作用字解故孔氏以用君儀申說之故云已君

矣即傳文也今作故云以君矣此以字誤若作以君則
與所謂已是國君之容者不合孔氏不當引之以自歧
其說也又云俗本作似君若云似君不須言矣後人讀
此疏文不重讀矣字但以爲孔氏自用助語爾不知此
矣字乃傳文矣字也孔氏之意以爲若作似君則傳但
云令尹似君將有他志其文已足不必加矣字惟其作
已君則令尹已君語意未足故必須加矣字也細讀疏
文其意自見然則服本及孔氏所據之杜本均作已君
唐時定本及俗本均作似君而石經本以下皆從之至
作以君者實無此本但以疏中已君矣誤作以君矣阮

氏遂謂當作以君此一虛字考之不易如此甚矣說經之難也

豐氏之祧

昭元年傳其敢愛豐氏之祧杜注曰祧遠祖廟正義曰公孫段是穆公之孫子豐之子其家惟有子豐之廟君若特賜或得立穆公之廟耳其家無遠祖廟也杜順傳文且據正法言之馬氏宗璉補注曰管子山至篇曰大夫三世不得有廟與諸侯同祀所出之廟豐氏僅三世不得有廟與鄭伯同祀所出之祖耳是豐氏之祧爲穆公愚按大夫不敢祖諸侯管子之書恐未足據果是穆

公之廟萬不得云豐氏之祧也今按周禮守祧疏云諸侯不可與天子同有二祧其遷祖總藏於太祖廟則謂太祖廟爲祧故聘禮云不腆先君之祧是也然則祧固遠廟之名而祧主藏於太祖廟別無所謂遠廟故相承卽謂太祖之廟爲祧猶周之祧主藏於文武不祧之廟卽謂文武之廟爲二祧也故太祖之廟既定則祧之名亦定不必有祧主遷入而後有祧之名也公孫段爲子豐之子子豐爲穆公之子大夫不得祖諸侯則子豐乃別子爲祖者也子豐死而立廟是豐氏之太祖廟則卽豐氏之祧矣杜注固未分明正義所云亦未達古人之

語也

崇卒

昭元年傳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崇卒也

杜注曰崇聚也按聚卒無義漢書貢禹傳集注崇尚也

崇卒猶言尚卒此戰去車而用步卒是爲尚卒古人之

文亦或避習用之字而代以他字文八年傳珍之也杜

注曰珍貴也彼不曰貴之而曰珍之此不曰尚卒而曰

崇卒亦見古人修辭之法

以什共車

昭元年傳以什共車必克杜注曰更增十人以當一車

之用正義曰以一什之人共一車之地愚按疏與注異
義注言當一車之用則共爲供給之義故釋文曰共音
恭疏言共一車之地則共爲公共之義當讀如字矣且
戰地有寬窄陣法有離合豈能計一車之地容人幾何
哉義當從注然杜注更增二字亦未合蓋魏舒之意但
謂以十人當一車之用耳有徒卒千人即可當兵車百
乘故曰以什共車下文爲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
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正義曰服虔引司馬法
曰五十乘爲兩百二十乘爲伍八十一乘爲專二十九
乘爲參二十五乘爲偏今以十人當一車則兩五百人

伍一千二百人專八百一十人參二百九十人偏二百五十人計五陳共用三千五十人也

鮮不五稔

昭元年傳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鮮不五稔杜注曰鮮少也少尙當歷五年多則不啻按少尙當歷五年而云鮮不五稔義不可通此不字疑亦字之誤鮮亦五稔謂至少亦可及五稔也故杜注云少尙當歷五年疑征南所見本正作鮮亦五稔也桓二年傳王亦能軍王氏引之經義述聞謂當作王不能軍彼不字誤爲亦此亦字誤爲不正可互證然改王亦能軍爲王不能軍

與杜注不合改鮮不五稔爲鮮亦五稔則與杜注適合

風落山謂之蠱

昭元年傳風落山謂之蠱杜注曰山木得風而落按此解增出木字非是艮爲山不爲木木仍巽象也以巽風落巽木巽自爲落無與於艮不合蠱卦巽下艮上之象且風之落木於時爲秋秋氣至清何蠱之有亦不合內熱惑蠱之義今按落猶降也爾雅釋詁降落也是降落義同風落山謂風自山降也風降自山而成蠱即今所謂瘴氣宋陸游避暑漫鈔云嶺南或見異物從空墜始如彈丸漸如車輪遂四散人中之即病謂之瘴母此即

風落山謂之蠱也

其相胡公大姬

昭三年傳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正義曰杜不解相服虔云相隨也蓋相訓爲助不訓隨也言箕伯四人其皆助胡公大姬神靈已在齊矣愚按相字訓隨訓助皆於文義未安其相二字當爲衍文蓋卽箕伯二字之誤箕通作其如易明夷箕子之明夷釋文云箕本作其是也伯通作柏尙書伯與昭二十八年傳伯封古今人表伯並作柏是也疑古本箕伯有作其柏者學者誤以爲二人因於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四

人之下補其柏二字傳寫者又誤柏爲相耳

讒鼎

昭三年傳讒鼎之銘曰正義引服虔云疾讒之鼎明堂位所云崇鼎是也一云讒地名禹鑄九鼎於甘讒之地故云讒鼎二者並無案據故杜直云鼎名而已愚謂服說誠望文生義惟言卽崇鼎此必有所本今按廣韵一東有饞字注云饞饞貪食也竊疑此鼎本名饞鼎亦名饞鼎葢著貪食之戒呂氏春秋先識篇曰周鼎著饕餮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饞饞之鼎與饕餮同義下云昧旦丕顯後世猶怠葢卽自朝至于日中昃不皇

暇食之意與疾讒之意無當也

韓于祀夏郊

昭七年傳云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杜注云夏家郊祭之歷殷周二代又通在羣神之數并見祀正義曰殷周二代自以其祖配天雖復不以鯀配郊鯀有治水之功又通在羣神之數并亦見祀愚按此說可疑殷周自以祖配天不以鯀配不知祀鯀於何所僖三十一年傳云相之不享於此久矣杞鄫何事以相例鯀則禮得祭鯀者惟陳耳此外諸國非有鯀廟何從祀鯀杜謂通在羣神之數不

知古無此羣神也周官司服有羣小祀鄭注謂林澤墳
衍四方百物之屬賈疏曰此據地之小祀若天之小祀
則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然則羣小祀中絲不得與也自
周之衰而人鬼雜揉祭祀無制如秦所祀九臣十四臣
諸布諸嚴諸逑之屬皆莫知所自始杜氏習於後世之
事妄疑三代亦然故謂逕在羣神祀之失之誣矣至禮
記王制篇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鄭
注卽以此事說之則尤不然絲封於祟祟非晉地不得
謂晉之因國一也果祭因國則下文當云韓子祀祟伯
絲何以謂之祀夏郊二也且因國本諸侯所當祭不必

盟主也子產何必以盟主爲言三也然則祀鯀於何所曰仍於郊祀之也古者郊社並重王者立亡國之社亦當立亡國之郊特以亡國之社卽在王宮之左出入所經耳目所及故因以爲戒而有戒社之名經傳屢見亡國之郊則在城外非所常見故亦不以爲戒經傳無文獨晉祀夏郊一事見於內外傳國語晉語載此事曰實爲夏郊三代舉之韋注曰舉謂不廢其禮此亡國之郊不廢之明證下文曰宜子以告祀夏郊董伯爲尸則晉之祀夏郊雖未知其禮如何然在當日則自有故事也晉爲諸侯不得郊祭以爲盟主故得祀之晉語曰天子

祀上帝公侯祀百辟今周室少卑晉實繼之其或者未舉夏郊邪舉夏郊如此之重其非祭羣神及祭因國可知矣曲禮篇正義引異義云公羊說祭天無尸左氏說晉祀夏郊以董伯為尸虞夏傳曰舜入唐郊以丹朱為尸是祭天有尸也許慎引魯郊祀曰祝延帝尸從左氏之說然則晉祀夏郊先儒舊說皆為祭天而杜於韓子祀夏郊注曰祀鯀正義復申其說曰言祀夏家所郊者自此古制湮而古義晦矣

既又請私

昭八年傳既又請私私於幄加經於顙而逃杜解私字

曰私盡君臣恩此解非是袁克欲殺馬毀玉以葬陳侯
即是欲私盡君臣之恩楚既不許而又請私何爲下文
曰私於幄袁克於幄中遂可私盡君臣之恩乎愚謂此
私字即襄十五年師慧過宋朝將私焉之私彼注云私
小便此亦當然蓋楚人必有監守之者袁克僞若欲小
便而請於守者守者不知其僞而縱之遂僞若私於幄
中者從此而逃耳

外嬖嬖叔

昭九年傳又飲外嬖嬖叔杜注曰外都大夫之嬖者正
義引獻公時外嬖梁五爲證其說外嬖是矣惟嬖叔不

知何解以亥而言當是其人之字然因爲外嬖而遂卽
以嬖爲字無此理也嬖非美名何取而以爲字乎愚謂
此當作外嬖女叔因涉上嬖字而誤加辟於女上耳昭
五年傳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殆卽其
人也上文酌以飲工謂師曠此飲外嬖女叔謂女叔齊
二人在當時亦頗著賢名故師曠論衞人出君女叔齊
論魯侯焉知禮左氏皆有取其言載之於傳非碌碌者
故膳宰屠蒯責之檀弓載其事則作李調李氏晉固有之春
秋釋例云羊舌氏晉之公族或曰羊舌氏姓李名果然
則李調或亦晉之公族乎竊謂李也女叔也皆其氏也

齊與調則一名一字齊同也調和也和與同義正相應
因女叔誤作變叔遂不知爲何人矣

用幣必百兩

昭十年傳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
杜注曰載幣用車百乘正義曰尙書武王戎車三百兩
孔安國曰兵車稱兩然按載幣之車用至百乘未免太
多正義又以戎車說之更非司馬法云兵車一乘甲士
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則與下文百兩必千人數亦不合
也百兩當以幣言周官媒氏職曰凡嫁子娶妻入幣純
帛無過五兩鄭注曰五兩十端也下云百兩必千人千

人乃千純之誤純亦以幣言史記蘇秦傳錦繡千純集解云純匹端名是一端爲一純史記張儀傳文繡千純索隱云凡絲緜布帛等一段爲一純一段卽一端也十端爲五兩則兩端爲一兩百兩是二百端卽爲二百純乃云百兩必千純者葢用幣非止一處儀禮聘禮宰書幣疏云謂享君及夫人問卿之等幣葢享君有幣享夫人有幣問卿又有幣而晉之卿又非止一人姑以三卿爲率幷君與夫人則五處矣一處百兩五處五百兩則千純矣故曰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純純誤爲人遂幷百兩之義而失之耳

不可沒振

昭十一年傳是以無拯不可沒振杜注曰不可沒振猶沒不可復振振懸拔傳文是不可沒振非沒不可振杜說非也小爾雅廣言曰沒終也不可沒振猶云不可終振易序卦傳曰物不可以終通物不可以終否物不可以終盡物不可以終過物不可以終動物不可以終止句法與此一律使云不可終振文義便明了變其文曰沒遂失其解矣

供養三德爲善

昭十一年傳供養三德爲善杜注曰三德爲正直剛克

采克愚按上文云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下文云中美能黃上美爲元下美則裳然則此文所謂三德卽指此三者而言不必引洪範爲說

祈招

昭十二年傳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杜注曰祈父周司馬招其名按周穆王時司馬名招不見他書杜氏臆說不足據也正義引賈逵云祈求也招明也馬融以圻爲王圻千里王者游戲不過圻內昭明也言千里之內足明德賈說甚淺馬說又太迂曲殆皆非是然以此觀之知此二字初無一定上字或作圻或作祈下字或作招

或作昭既無定文必是假字愚意當作旂旐其詩云旂旐之愔愔猶詩采芑篇所云旂旐央央也愔愔與央央一聲之轉耳旂祈並從斤聲例得通假旐兆聲招召聲兩聲亦相近如鞀從召聲籒文作磬亦從召聲而或體作鞉作鼗均從兆聲此即召聲兆聲相通之明證也穆王槃游無度人之望見其羽毛者當無不疾首蹙頞故祭公即託旂旐言之耳

九丘

昭十二年傳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杜注但曰皆古書名愚按正義所引諸家舊說三墳五典爲三皇五

帝之書八索爲八卦皆巳得之矣惟說九丘者孔安國
尙書序云九州之志馬融以爲九州之數賈逵則云九
州亡國之戒愚皆以爲非是八索旣是八卦則九丘當
是九疇漢書五行志曰劉歆以爲虙羲氏繼天而王受
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雒書法而陳之
洪範是也又曰河圖雒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
裏倚相能通八卦必能通九疇三墳五典爲三皇五帝
八索九丘爲八卦九疇正是一律

受脤歸脤

昭十六年傳受脤歸脤杜注曰受脤爲君祭以肉賜大

夫歸脤爲大夫祭歸肉於公皆社之戎祭也正義曰前代諸儒皆以脤爲祭社之肉故云皆社之戎祭劉炫故違傳證以爲脤亦祭廟之肉以規杜氏文無所出其義非也然大夫不得私自出軍自祭私社而得歸脤於公者謂大夫奉君命以戎事攝祭於社愚按奉君命攝祭仍是君祭而非已之私祭何得歸脤於公疏義殊不可通然劉光伯說亦不可用考脤燔之說三傳不同而成十三年傳成子受脤於社不敬劉子曰國之大事在社與戎祀有執燔戎有受脤是左氏說以宗廟之肉曰燔社稷之肉曰脤今以左氏說左氏則當從杜而不從劉

惟杜必以爲社之戎祭泥矣按禮記祭法篇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然則諸侯有諸侯之社大夫有大夫之社諸侯祭社以祭肉賜大夫大夫祭社亦歸肉於公是謂受脤歸脤何必戎事乎脤燔之說別詳周禮

司事者也

昭十七年傳鶻鳩氏司事者也杜注曰鶻鳩鶻鵰也春來冬去故爲司事正義曰春來冬去舊有此說國家營事繕治器物一年之間無時暫止故以此鳥名司事之官按杜注但言司事正義以繕治器物說之非也繕治

器物乃百工之事下文別有五雉爲五工正非五鳩所當司也此司事謂農事農事春作秋成至冬而無事矣此鳥春來冬去故以司農事耳司事之官卽後世所謂大司農者秦官有治粟內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農卽此職矣

辭于東門

昭十八年傳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正義曰自晉適鄭當入西門而辭之東門者鄭城西臨洧水其西無門葢從東門入爲便故辭于東門愚按此說非也昭十九年傳鄭大水龍鬬于時門之外洧淵注曰時門鄭城

門也洧水出熒陽密縣東南至潁川長平入潁然則時
門正臨洧水之上疑即鄭之西門安得謂西無門乎今
按鄭風云東門之墠東門之栗又云出自東門有女如
雲屢言東門不及餘三門疑鄭之東門道路平易人物
繁庶異於南西北三門故賓客往來皆由此門也子產
居東里當亦在東門據列子書鄧析亦居東里則當時
士大夫皆聚居於東門可知矣

一氣二體三類四物

昭二十年傳晏子論樂有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
律七音八風九歌之說五聲以下人所習知一氣至四

物經傳罕見杜解一氣但言須氣以動服虔則言歌氣二體杜以舞有文武釋之其時尚未有五聲六律先言歌舞殊失其序三類杜以爲風雅頌義亦未安其釋四物爲四方之物義更淺矣愚以樂記釋之記曰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愚謂情動於中卽一氣也蓋志壹則動氣故音由心生以氣爲驗此所以第一屬氣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聲也音也卽二體也鄭注謂單出曰聲雜比曰音有聲有音然後有樂故以此爲樂之體此一氣二體之說也記又曰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詠

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愚謂
詩言其志歌詠其聲舞動其容此三者即三類也然後
樂器從之金石絲竹樂之器也金石絲竹即四物也葢
有一氣然後有聲音之二體有二體然後有詩歌舞之
三類有三類然後可用金石絲竹之四物一二三四其
義相因其序亦不紊矣至樂有八音而獨以金石絲竹
爲四物愚別有說詳樂記

省風以作樂

昭二十一年傳天子省風以作樂杜注曰省風俗作樂
以移之按本傳止言聲音之道不言風俗且樂所以移

風俗也未聞先省風俗而後作樂也杜注非是風謂八風也禮記樂記曰八風從律而不姦溢古之爲樂必先審之以八風二十年傳正義引賈逵云兌爲金爲閶闔風乾爲石爲不周風坎爲革爲廣莫風艮爲匏爲融風震爲竹爲明庶風巽爲木爲清明風離爲絲爲景風坤爲土爲涼風省風作樂當卽謂此

立于乾祭

昭二十四年傳士伯立于乾祭而問於介衆杜注但云乾祭王城北門愚謂士伯果登城而問之則傳云士伯登乾祭而問於介衆足矣何當記其坐與立乎竊謂士

伯盖用小司寇詢立君之禮此立字當讀爲位周官小宗伯注云古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卽位爲公卽立今春秋經卽位之位無作立者皆後人所改此傳立字則以不識其義而幸存耳按小司寇職掌外朝之法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小司寇擯以敘進而問焉士景伯盖用此禮其時王城之內爲子朝所據士伯乃於北門之外虛設王位致萬民而詢焉故傳曰位于乾祭而問於介衆其位當卽用茅蕝之法說文艸部蕝朝會束茅表位曰蕝國語晉語

置茅蕝表坐漢書叔孫通傳爲緜蕞野外竝古之遺法也

六畜五牲三犧

昭二十五年傳爲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杜解六畜爲馬牛羊雞犬豕本之爾雅釋可易矣以五牲爲麋鹿麕狼兎則用鄭康成庖人六獸注而去其野豕兼爲無義解三犧則爲祭天地宗廟三者之犧亦爲臆說愚謂六畜既得其物則就六畜中去其馬之一畜卽爲五牲就五牲中去其雞犬之二牲卽爲三犧五牲者牛羊雞犬豕也三犧者牛羊豕也

## 右坐

昭二十五年傳宋公使昭子右坐杜注云坐宋公右以相近正義曰燕禮云司宮筵賓于戶西東上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西鄉是禮坐公西向賓南向也宋公使昭子右坐令在宋公之右蓋在宋公之北同西向以相近愚按屈賓之尊使與已並坐阼階之上非尊客之禮此說非也今按儀禮公食大夫禮蒲筵常加萑席尋鄭注曰丈六尺曰常半常曰尋必長筵者以有左右饌也然則賓席甚長宋公蓋使昭子移坐於席之東頭則公席在阼階上與之較近耳然移坐東頭宜謂之左坐乃云

右坐者左右無一定以人而名之儀禮士冠禮注曰出以東爲左入以東爲右特牲饋食禮注曰凡鄉內以入爲左右鄉外以出爲左右然則公自阼階上堂戶牖之閒鄉內而非鄉外故以東爲右也其得使昭子移坐東頭者據公食大夫禮公設醬當席中而賓東遷之疑賓坐本稍偏於東故宋公覓使移坐東頭以便相語也

令尹炮之

昭二十七年傳國人投之遂弗爇也令尹炮之杜注但云燒燔郤宛不釋令尹二字正義曰令尹炮之一句是鄢將師令衆之辭按上文國人既弗爇矣此所令者何

衆乎尹字亦不訓衆此說非也文引服虔云鄖將師稱
令尹使汝燔炮之增益其文疑亦非傳意顧亭林杜解
補正引邵氏云國人取菅秆投之而弗舉火令尹乃舉
火然之然則此令尹卽謂令尹子常矣據下傳云鄖將
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正義曰令尹召鄖將師告之以
郤宛門有甲耳不令攻郤宛也鄖將師退而令衆攻之
是矯令尹命也按所云令尹不令攻郤宛雖未必然而
沈尹戌告令尹明言鄖將師矯命則當炮郤氏時令尹
必不與其事若令尹自炮之豈得歸罪於鄖將師而
殺之乎今按禮記雜記篇夫君無族矣則前後家東西

家無有則里尹主之鄭注曰里尹閭胥里宰之屬王度
記曰百戶爲里里一尹其祿如庶人在官者竊謂令尹
炮之卽此尹也國人旣不肯爇鄢將師乃令閭胥里宰
之屬舉火然之葢國人數多而勢散不可得而令里尹
則在官之人故鄢將師猶可以常之命以令之自無敢不
炮者矣服杜以來竝未得其誼

季芊

定四年傳楚子取其妹季芊畀我以出正義引服虔曰
季芊許嫁而字畀我季芊弟也禮婦人許嫁笄而稱字
季芊稱字是許嫁也葢遭亂夫死而改適鍾建耳按儀

禮士昏禮記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稱字故禮記曲禮篇云女子許嫁笄而字儀九年伯姬卒公穀並云許嫁笄而字之是固禮之定例矣然禮記雜記篇又云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則古人固有未許嫁而笄之例至內則篇云女子十有五年而笄則并不論許嫁與否直以十有五年爲女子笄年矣是女子之笄本有二說笄則固當有字矣季芊之許嫁與否千載之下何能臆決觀其因鍾建一負誓不他適自是貞女何必彼以夫死改適之名乎

小大何知

定五年傳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正義曰王肅斷小大何知爲句張與古今人論云子西問城之高厚小大而弗知也張與引傳爲文小大上屬杜雖無注葢與張同愚謂古人引經以意增損不甚足據上文云子西問高厚焉正義曰本或有小大者涉下文而誤耳夫下有則上亦應有孔疏於上文不從或本而於此文乃從張讀何也今按小大與高厚本不一例旣云小大當云高卑厚薄但云高厚則小大字不應上屬自宜從王肅讀爲是所以致疑者由傳文本有不備耳葢由于城麇復命則城之大小固當具言之而子西又從而問其高幾何

厚幾何由于遂不能對子西謂不知高厚則所謂小大者亦不足憑矣小大何知句乃是倒句猶云城不知高厚何知小大乎古史記事有闕略其文而使人自得之者此類是也

直蓋

定九年傳與之犀軒與直蓋杜注曰直蓋高蓋正義曰考工記車人爲蓋不言有曲此云直蓋或當時有曲直故云直蓋高蓋亦謂車蓋也愚按直無高義杜注殊未明了如正義說或當時有曲直故云直蓋然直者其當曲者其偶齊侯若與之曲者則當別而言之今與之直

者不必別而言之也按周官巾車職云及葬執蓋從車持旌注云王平生時車建旌雨則有蓋今蜃車無蓋執而隨之象生時有也然則柩車本無蓋使人執之從車而行此直字疑當讀爲職爾雅釋詁職主也漢書季布傳注職主掌其事也齊侯旣與之犀軒又使人主掌其蓋隨車而行謂之職蓋亦猶周官職幣職金之比疑當時有此名目犀軒職蓋文不一律故傳文加一與字若如杜注犀軒卿車直蓋高蓋則不必加與字矣職從戠聲與直聲相近宣十五年傳羊舌職說苑善說篇作羊舌殖以直爲職猶以殖爲職也宣二年傳華元爲植杜

注曰植將主也植亦當讀職說詳羣經平議

入及公側

定十二年傳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按公在臺上費人既攻之弗克何能入及公側杜氏知不可通故注云至臺下然則何不竟言臺下而必切言公側乎疑此入字乃矢字之誤言費人自臺下仰攻故矢及公側也矢與入形似又涉上文入于季氏之宮句而誤襄二十三年傳矢及君屋可以爲例

周人

哀三年傳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杜注曰周人司周書典籍之官愚按以其司周書而即名其官曰周人義不可通周當讀爲疇史記律書疇人子弟分散如淳曰家業世世相傳爲疇律年二十三傳之疇官各從其父學疇人家世相傳典籍是其所守故以命之周與疇聲近例得通用如疇之爲稠儔之爲裯皆其例也詩小雅舟人之子愚亦讀爲疇人之子說詳曲園雜纂

用田賦

哀十一年傳季孫欲以田賦杜注曰丘賦之法因其田

財過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别其田及家財各爲一賦故爲田賦按杜說與范甯注穀梁同然如其說則舊制田財不别新制田有田賦家有家賦不得僅謂之田賦也何休注公羊謂田是一井之田若今斂錢以田爲率徐彥疏引國語家語爲證疑爲得之然左傳載孔子之言曰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以丘田相提並論一井之田與四邑爲丘相去懸絕公羊家說不可施於左氏也正義引賈逵以爲欲令一井之間出一丘之賦而駮之曰如此則多於常十六倍賦稅太多非民所能給然則田賦之

法如何愚謂此田爲一邑也司馬法方里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出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乃有馬四匹牛十二頭是爲革車一乘季孫之意欲以邑爲丘使一邑出馬一匹牛三頭則一丘使有革車一乘矣其云用田賦不云邑賦者田與邑古得通稱桓元年公羊傳云田多邑少稱田邑多田少稱邑是田邑可通稱也如此則一甸可得革車四乘多於舊制者三倍雖厲民之政尚不至如賈說之過多而於所載孔子之言亦無不合矣

又按季孫欲以田賦益即成元年作丘甲之舊法杜彼

注曰周禮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譏重斂故書夫使丘出甸所賦則必使邑出丘所賦矣丘出甸所賦謂之丘甲邑出丘所賦謂之田賦田與邑通稱也杜彼注得之此注不照耳成元年既作丘甲而此年季孫復欲用田賦者按成元年正義曰初稅畝言初此不言初者此備齊難暫爲之耳非是終用故不言初然則成元年作丘甲不爲常例故至此而季孫又欲用之也

乃先晉人

哀十三年傳乃先晉人正義曰吳語說此事云吳公先歃晉侯亞之與此異又引傳元云國語非邱明所作國語虛而左傳實懸按左傳原文實是乃先吳人與國語說無異盜此傳之文與襄二十七年宋之盟相準彼傳云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為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此傳

云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爲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爲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太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吳人二傳之文兩兩相準彼傳先述晉楚爭先之言乃載叔向趙孟兩人之語其意在務德無爭先故繼之曰乃先楚人此傳先述吳晉爭先之言又載趙鞅司馬寅兩人之語其意在請少待之杜注曰少待無與爭故繼之曰乃先吳人若作乃先晉人則上文吳晉爭先吳固未肯讓晉晉人又不欲與爭

此乃先晉人之句不與上文相背乎乃者承上之詞此乃字於上文何所承也爲左氏之學者以彼傳有書先晉晉有信也句而此無之故改傳文以合於先晉後吳之經文不知彼經曰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故有書先晉之文此經云公會晉侯及吳子及者殊會之詞公羊所謂兩伯也初不能定其孰先孰後故傳亦無先晉之文何得臆改傳文而轉使左氏之傳文義不貫乎

上帝先王

哀十四年傳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按明堂位祀帝於郊配以后稷然則魯有事於上帝止有先

公無先王也正義曰周之十月非祭上帝先公之時阮
校勘記以此疑先王當作先公惜石經殘缺無以證之
今按桓五年始殺而嘗正義引此傳子服景伯謂吳太
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公然則孔氏所
據本正作先公可以訂正

是食言多矣

哀二十五年傳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杜注曰以激三
桓之數食言按上文並無責三桓食言之意杜注非是
此食言與尙書朕不食言文同義異食言謂食人之言
非自食其言也上云惡言多矣君請盡之食言多之多

卽惡言多之多蓋三桓所有惡言郭重皆受之故曰是食言多矣

之果使歉于終身不改其父之臣與父之政是亦可爲保家之主矣然此爲懿子一人言也聖賢垂訓必爲天下萬世計天下之爲人子者豈能皆有賢父乎若概以從父爲孝而聖人此言轉有流弊矣故語樊遲而發生事死祭葬之論使知無違者謂不違禮也此爲天下萬世言也然聖人之言理本一貫其父果賢所爲必無不合禮則不違父亦仍是不違禮初非兩概也

孝乎惟孝

爲政篇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包曰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友于兄弟善於兄弟施行也所行有政道

與爲政同風按包解孝乎惟孝得之矣說下二句未曉蓋下二句並承孝字而言惟孝於父母故能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三句皆贊美大孝之辭也僞古文襲其語入君陳篇云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枚傳曰言其有令德善事父母行已以恭是解說令德孝恭四字又曰言善父母者必友于兄弟能施有政令是枚氏讀惟孝二字絕句固知下二句皆承孝字言也包氏此注不及枚傳明白邢疏云行於此二者即有爲政之道是以施於有政句並承孝友言失贊美大孝之義矣皇疏云友于兄弟是善於兄弟則孝

于惟孝是善於父母父母旣云孝于惟孝兄弟亦宜云友于惟友所以互見之竟以上二句爲對文非也近讀作惟孝友于兄弟則幷句讀而失之矣至邢皇二本有孝乎孝于之不同于乎古通此不足辨

曰使民戰栗

八佾篇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孔注曰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宰我不本其意妄爲之說因周用栗便云使民戰栗按此章之義頗有可疑果如舊說則宰我失言也夫子聞之何妨明斥其非如云求無乃爾是過

與小人哉樊須也野哉由也皆明斥其非使知其過獨於宰我此言不明斥之而迂緩其辭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旣往不咎此何爲者也今按先儒舊說本不以使民戰栗爲宰我語皇侃論語疏云依注意即不得如先儒言曰使民戰栗是哀公語也然則先儒固以使民戰栗是哀公之言此說未知出於何人實勝今注所傳孔安國之說蓋孔注眞僞難明未可據也此章文法與哀公問有若章相似彼云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下曰字是哀公語而不再出哀公字與此一律足徵

舊說之可從蓋哀公聞周人以栗之言便聽洪之曰使民戰栗嘗論哀公之爲君當魯國積弱政在三家之日而頗有意振興欲張公室故屢問於孔子其問何爲則民服以民皆服於三家也意必以昭公舊事爲恥慨然有大有爲之志故一聞周人以栗之言即作使民戰栗之解然魯以相忍爲國由來久矣昭公時晉霸未衰尙不能借其力以去季氏況哀公之時乎其後欲以越伐魯而卒不克終以客死效可覩矣宰予旣不能辨正孔子亦遂不復明言但云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旣往不咎見得祿去公室政逮大夫非一世矣未可憤憤於一朝

之閒而反以速禍也此章先儒舊說不傳遂使孔子之意亦晦舊說之可貴如是夫

與之庾

雍也篇請益曰與之庾包曰十六斗曰庾愚按包氏以此庾郎聘禮記之籔邢疏具矣然實當以皇疏爲是皇疏云苞注十六斗爲庾與賈氏注國語同而不合周禮周禮旊人職云豆實三而成觳鄭云豆實四升則觳實一斗二升也又陶人云庾實二觳則庾二斗四升矣今按庾二斗四升考工有明文包氏不用者以庾小於釜疑請益而反損耳不知夫子已與之六斗四升矣而冉

于又請益故又益以二斗四升蓋以三分之一益之此於情理正合未有所益之數反多於原與之數者是故庾之爲數當從周禮不當讀爲儀禮之籔也

今女畫

罷也篇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孔曰畫止也愚按畫之訓止必非如近解畫地自限之說邢昺二疏皆無說穀梁桓二年傳其謂之實來何也以其畫我故簡言之也是畫有簡略之意疑齊魯閒之方言

子之所愼

述而篇子之所愼齊戰疾孔曰此三者人所不能愼而

夫子能愼之也愚按此章之旨自古至今無疑義矣然細按之齊之所以必愼者重祭也然則何不曰子之所愼祭戰疾不曰祭而曰齊豈齊當愼而祭不必愼乎今按禮記內則篇在父母舅姑之所進退周旋愼齊鄭注曰齊莊也釋文音側皆反是古有愼齊之語乃齊魯閒恒言此經疑當以子之所愼齊爲句下文戰一事疾一事皆子之所愼齊也愼齊亦或作敬齊祭義篇曰敬齊之色不絕於面

不圖爲樂

述而篇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王曰不圖作韶樂至於

此此齊恩按王注似於語氣未得梁書簡文帝紀曰帝知不免乃盡酣曰不圖爲樂一至於斯是六朝人有讀作喜樂之樂者甚合語氣釋文曰爲樂並如字無音洛之文是此解久佚矣

文王旣沒

子罕篇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孔曰言文王雖已死其文見在此恩按孔注淺陋殊爲無見竊謂孔子一文王也文王未有天下而一王制度已備是無王天下之名而有王天下之實孔子際蒼姬之末運建百王之大法作春秋一經借魯以立王者之制是文王爲有周一代

之文王孔子為繼周萬世之文王春秋隱公元年春王正月公羊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此必孔門相傳之舊說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注疏家不足知此制義家更不足言此矣

執圭

鄉黨篇執圭包曰為君使聘問鄰國執持君之圭邢疏曰諸侯所執圭璧皆朝於王及相朝所用其諸侯之臣聘天子及聘諸侯其聘玉及享玉降其君瑞一等故玉人云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覜聘是也按疏家例不背注邢氏此疏已暗破包注矣皇疏曰圭瑞玉也周禮

五等諸侯各受王者之玉以爲瑞信公桓圭九寸侯信圭七寸伯躬圭七寸子穀璧五寸男蒲璧五寸若自執朝王則各如其寸數若使其臣出聘鄰國乃各執其君之玉而減其君一寸此則申包注者必有所本愚按考工記玉人云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頫聘據周禮大宗伯時聘曰問殷頫曰視鄭注賈疏以此二者是諸侯遣臣聘問天子之事疑瑑圭璋璧琮以頫聘專以時聘殷頫言皆行於王朝者若諸侯遣臣聘於諸侯則如皇疏之說故包注云執持君之圭也賈疏於考工記云此謂上公之臣執以頫聘聘用圭璋享用璧琮於天子及

后也侯伯之臣宜六寸子男之臣宜四寸此說是矣又云兩諸侯自相聘亦執之此則誤也又典瑞疏云若道臣聘不得執君之圭璧此未達古制公桓圭侯信圭之類言其制耳封爲公爵得執桓圭封爲侯爵得執信圭聽其自作之非天子錫以一圭一璧以爲世守之重器也後人意中皆有秦人傳國璽之俗說此等事難與議矣

典瑞職瑑圭璋璧琮皆二采一就以頫聘鄭注云璋以聘后夫人以琮享之也言后又言夫人是謂諸侯自相聘亦然賈氏考工記疏之兩諸侯自相聘亦執之本此

也但殷頫之名明見大宗伯職閒一服朝之歲諸侯使卿聘於天子若諸侯之國安得有一服朝之歲既以頫聘連文不兼諸侯明矣

請子之車以爲之椁

先進篇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孔曰家貧欲請孔子之車賣以作椁愚謂門人既厚葬之豈其無椁即云無椁何必請子之車下文云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孔顏所不足者皆椁乎椁必以車爲之乎此義殊有可疑釋文於此章先出顏路二字又出之車二字又出無椁二字是釋文本無以爲之椁四

字不然則之車下當出之椁不當出無椁也葢顏路請子之車以請車爲辭乃求賻也亦猶天王使家父來求車非必求車也夫子則舉伯魚往事以告之言鯉之死其貧至有棺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今顏子之喪萬不至於有棺無椁吾何必爲之徒行哉此章之義因沽以爲之椁四字故舊解均非是當據釋文正之

東里

憲問篇東里子產馬曰子產居東里因以爲號愚按子產蒸卽以東里爲氏皇疏云居鄭之東里因爲氏姓是也廣韵東字下載複姓十三氏云曹瞞傳有南陽太守

東里昆此人皆是子產之裔

上達下達

憲問篇君子上達小人下達何氏集解曰本爲上末爲下邢疏曰本爲上謂德義也末爲下謂財利也愚按何氏得之邢疏未是易繫辭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禮記樂記篇曰樂者非謂黃鍾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爲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德成而上藝成而下此君子上達小人下達之塙詁也

夫子何爲

憲問篇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邢疏曰夫子何所云爲而得此君子之名譽乎愚按邢說殊淺此章問答之旨自來無見及者魯衛兄弟之國孔子不得有爲於魯猶冀有爲於衛論語所記如必爲正名乎富之教之皆爲衛計也乃靈公不能用而孔子行矣於是因已之不得有爲而望衛之賢士大夫出而爲之如伯玉者固孔子所深望也然伯玉爲人有道則仕無道則卷而懷之卷而懷之則不能有爲矣孔子望其有爲而又恐其不能有爲故一見使者即有夫子何爲之問彼使者乃深知伯玉者也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明

伯玉但求無過不求有功而衛之不足有爲與伯玉之不能有爲皆在言外矣此其相知之深措辭之善孔子所以歎美之也不然問夫子何爲自宜以所爲者對何得但言寡過未能乎此余門下士綮啟盛說

直哉史魚一章兩論衛大夫亦有微旨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則有道得行其志無道不得行其志矣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則有道足以興無道足以容而已矣是二賢者皆非撥亂反正之才也此聖人言外之旨也

君子道者

憲問篇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邢疏曰言君子之道有三我皆不能也憲按如疏說當云君子之道三與禮記中庸篇君子之道四一律乃云君子道者文不成義矣此道字卽下文夫子自道之道道猶言也葢謂君子之所稱道者有三而我皆無能也故子貢曰夫子自道也謂非君子之所稱道實夫子所自道也

原壤

憲問篇原壤夷俟馬曰原壤魯人憲按孔子弟子有原憲鄭康成亦以爲魯人豈其族與乃陽貨篇鄉原章皇疏引張憑曰鄉原原壤也孔子鄉人故曰鄉原按鄉原

之原在孟子自有確詁孟子曰一鄉皆稱原人焉則原字自是侗而不愿之愿何六朝時乃有此說疑原壤非原氏鄉人以其德稱之原其德也壤其名也以名配德而爲稱古自有此例猶直人名弓謂之直弓狂者名接輿謂之狂接輿矣

齊景公有馬千駟

季氏篇齊景公有馬千駟至其斯之謂與三十七字疑當在衛靈公篇君子憂道不憂貧之下未敢遽信姑存此說

公山不擾佛肸兩章

陽貨篇公山不擾及佛肸兩章學者疑之但以事出聖人不敢議耳夫公山不擾與佛肸豈足與行道者哉慇謂此兩章係之武城章之後自有深意割雞之喻夫子之戲言也公山召佛肸召子皆欲往亦夫子之戲言也於武城示大道之不可以小用於公山佛肸示無地之不可以行道聖人與道大適異趣而同歸非子游子路諸賢所能喻矣然武城章中載子游之正論公山章後即次以子張問仁一章佛肸章後即次以六言六蔽一章則又記人之深意明欲爲東周必具恭寬信敏惠之德而不磷不緇在聖人則可在學者雖仁智猶防其蔽

未可輕試之於廣野也

孟子

制梃

孟子梁惠王上篇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趙注曰制作也愚按此極言其易若一梃猶須制作不見其易矣制讀為折後漢書鄧禹傳帝徵禹還敕曰赤眉無穀自當東來吾折箠笞之非諸將憂也折梃與折箠語意相似制折聲近義通莊子外物篇自制河以東釋文曰依字應作淛即其例矣

與之矣

梁惠王上篇則苗勃然興之矣愚按之字疑衍文興矣與上槁矣相對成文不當有之字

夫我乃行之

梁惠王上篇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愚按也夫二字當連讀

微仲

梁惠王下篇又有微子微仲按微仲有二說史記宋世家云微子開卒立其弟衍是謂微仲則微仲乃微子之弟也禮記檀弓篇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也鄭注曰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殷禮也是以衍爲微子適子之弟

上文云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武王爲文王之子則衍亦微子之子鄭注不誤惟孟子以微子微仲並稱是同時輔相紂者又似非微子之子竊謂微仲當有二人微子之弟爲微仲一也其名泄字仲思微子之子亦爲微仲二也其名衍即檀弓所謂立衍者也史記宋世家引家語云微子弟仲思名衍一名泄蓋微子弟本名泄而後人誤以爲即微子之子故又名衍今家語無一名泄之文是竟以爲衍矣幸史記所引猶存足證微子之弟名泄也知此則知鄭注不誤而孟子以微子微仲並稱亦可無疑然則微子之弟微子之子何以並稱微仲

曰此後人稱之也微稱稱其國也仲稱稱其字也如晉趙氏之世稱趙孟何足爲異

其閒

公孫丑下篇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閒必有名世者趙注曰五百年有王者興有興王道者也名世次聖之才物來能名正一世者生於聖人之閒也愚按如趙氏之意謂前之王者已往後之王者未來於其中閒必有名世者出焉名世者與王者先後不相值近解謂是王者之佐如皋陶稷契伊萊望散之屬則其閒當改作其時矣此不得舍古注而從近注者也王者五百年而興名

世生於前後王者之閒則二百五十年必有名世者矣下文云由周以來七百有餘歲歲當五百歲時竟無王者興故曰以其數則過矣除去五百歲餘二百餘歲正應生名世之期故曰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其閒二字失解則下文之義亦皆不可解也

孟子言五百年必有王者興而周興七百餘歲竟無王者何也愚嘗以春秋說之春秋託王于魯魯自伯禽受封其號年不見史記徐廣集解引皇甫謐云伯禽以成王元年封四十六年康王十六年卒嗣後考公四年煬公六年幽公十四年魏公五十年厲公三十七年獻公

三十二年貞公三十年武公九年懿公九年伯御十一年孝公二十七年惠公三十年並見史記魯世家上溯武王克殷六年而崩下加春秋二百四十年爲五百五十一年而春秋以昭定哀爲所見之世定哀之閒文致太平見王者治定適當周興五百年之後自是以後又二百餘年是天意因以孔子作春秋爲周興五百年後之王者而孟子生孔子之後其間二百五十年應運而生之名世者乎

公孫衍張儀

滕文公下篇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愚按戰國

之天下惟從横二說而已從人以蘇秦爲主横人以張儀爲魁儀秦並稱由來久矣史記亦以蘇秦張儀兩傳相連至楊子雲作法言猶譏或人之言曰儀秦學乎鬼谷術而習乎從横言安中國者十餘年景春與之同時乃舍蘇秦而言公孫衍何歟愚謂此自有微意在景春當日未必不舉蘇秦張儀以問及後孟氏之徒筆之於書則削蘇秦而以公孫衍易之蓋戰國之天下所深患者秦也使竟用蘇秦之說六國合力以拒秦則秦可不帝秦不帝而唐虞三代之遺風未必掃地而盡也故論戰國諸游說之士君子於蘇秦猶有取焉妾婦之道以

責張儀可也以責蘇秦則竊有未安矣故削蘇秦而以公孫衍易之此愚於無文字中求古人之意也

邪說暴行又作

滕文公下篇壞宮室以爲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愚按邪說暴行又作六字衍文也邪說暴行四字上文未見乃云又作義不可通一也園囿汙池句緊承壞宮室以爲汙池棄田以爲園囿而言著此六字文義隔絕二也疑此六字當在下文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之下蓋世衰道微節已云邪說暴行有作

故此云又作也舜又字之義則此句宜在彼處無疑

先師

離婁上篇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趙注曰譬猶弟子不從師也愚按禮記王制篇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鄭注引周禮曰凡有道者有德者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此之謂先師之類然則先師皆已往之人安能親受其命乎趙注不釋先字竊疑先師當作先生古人恆以先生弟子對言論語曰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禮記曲禮篇從於先生正義曰謂師爲先生者言彼先已而生其德多厚也自稱爲弟子者言已自

成如弟子則尊師如父兄也莊子天下篇曰先生恐不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管子弟子職篇曰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是先生弟子古人恆言此本作是猶弟子所謂受命於先生也趙注師字正釋先生字今作受命於先師卽涉趙注而誤

以施四事

離婁下篇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趙注曰三王三代之王也四事禹湯文武所行之事也愚按如趙說則禹湯文武卽三代之王也言兼三王足矣何必又言四事乎此當用董仲舒說按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

絀三之前曰五帝迭首一色順數五而相復禮樂各以其法象其宜順數四而相復蓋董子之意三王之前爲五帝而五帝第一代最尊不數故既曰五而相復又曰四而相復此言三王者三代之王也四事者四帝之事也當周公時三王爲禹湯文武五帝首黃帝除黃帝不數則爲四帝曰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說詳禮記三王四代唯其師

而往救之

離婁下篇今有同室之人鬭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阮校勘記曰考文古本而下有往字愚按往字

宜補救之二字衍文也上有救之字此不必更言救之矣本作今有同室之人闘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往可也涉下文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句誤衍救之二字考文古本是也校者不删救之二字而誤删往字今各本是也

王使人瞯夫子

離婁下篇王使人瞯夫子思按此人必精相人之術者相人之術春秋已有之戰國時姑布子卿唐舉之徒輩出其術必盛行荀子所以作非相之篇也

爲不若是愍

萬章上篇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恝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愚按此三十六字當一氣讀之我竭力耕田至於我何哉卽所謂恝也若是卽恝矣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此舜所以怨慕也古注今注似皆未晰

子莫

盡心上篇子莫執中趙注曰子莫魯之賢人也愚按子莫無考趙氏以爲魯人未知何據竊疑卽子牟也漢書藝文志道家有公子牟四篇注曰魏之公子也先莊子莊子稱之呂氏春秋審爲篇曰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

身在江海之上心居魏闕之下高誘注曰子牟魏公子也牟與莫雙聲方言曰侔莫強也北燕之外郊凡勞而相勉者謂之侔莫是侔與莫聲近義通故子牟亦爲子莫矣但非魏人與趙注不合

急親賢

盡心上篇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爲務趙注曰仁者務愛賢也愚按禮記中庸篇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修身以外先以尊賢親親趙謂急親賢爲仁者固無不愛而親者親之賢者賢之尤其所急故曰急親賢也親親賢一字乃列趙解親賢爲愛賢

則但云親賢之爲務可矣不必有急字

丘民

盡心下篇是故得乎丘民而爲天子趙注丘十六井也

愚按言民而但舉十六井之民殊爲無義趙注非也丘

者空也昭十二年左傳八索九丘張平子說云九丘周

禮之九刑丘空也空設之也是古以空爲丘漢書楚元

王傳之丘嫂孟康注之丘壻其義並爲空丘民之丘與

丘嫂丘壻同其義亦爲空蓋古有命民後漢王符傳注

引尚書大傳云古之帝王必有命民能敬長矜孤取舍

好讓者命於其君然後得乘飾車駢馬衣文錦未有命

者不得衣不得乘是古之民有命與未命之分已命者謂之命民未命者卽謂之丘民民曰丘民猶王曰素王莊子天道篇元聖素王之道注曰有其道爲天下所歸而無其爵者所謂素王素亦空也廣雅釋詁丘與素並訓空王而無爵謂之素王民而無爵謂之丘民矣得乎丘民對得乎天子言天子至貴也民至賤也然命民猶未極其賤故必極之丘民也愚前著羣經平議讀丘爲區而訓爲小今又爲此說未知就是

堯舜至湯湯至文王

盡心下篇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又曰由湯至於

文王五百有餘歲據漢書律歷志夏后氏四百三十二歲加殷七十載舜五十載爲五百五十一歲志又云自伐桀至武王伐紂六百二十九歲去文王五十年又去武王三年爲五百七十六歲餘數太多似與孟子語不合要當以孟子語爲正劉歆秝所推如以魯煬公爲六十年獻公爲五十年與魯世家煬公六年獻公三十二年不合多此七十二年則與孟子所稱由周以來七百有餘歲不合然則其所推夏殷之年亦必有增多者故與孟子所稱五百餘歲不合也疑堯舜至湯湯至文王皆五百年有奇故孟子云五百年必有王者興余前

著湖樓筆談謂孟子此語有之舜禹湯皆不合未見及此也

爾雅

綝

爾雅釋詁綝彊也郭注未詳按說文綝讀若郴凡說文讀若之字不但通其音兼可通其義錢氏潛研堂集言之詳矣方言云自關而西凡物之壯大而愛偉之謂之夏周鄭之間謂之嘏郴齊語也然則此綝字當讀若郴壯大而愛偉之即彊之義也

釋詁釋服也邢疏曰釋者釋去恨怨而服也愚按疏說曲說也此釋字即上懌字尚書顧命篇王不懌馬本作不釋是經傳有借釋爲懌者爾雅本以詁經故懌釋並訓服矣懌釋並訓服猶永羕並訓長也說文羕下引詩江之羕矣永下引詩江之永矣詩有羕永異文爾雅俱釋之故書有懌釋異文爾雅亦俱釋之矣爾雅中此類甚多如嘏假並訓大謐溢並訓靜隕磒並訓下壬任並訓佞皆是也

柯

釋詁柯法也郭注曰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愚按柯

詩斧柄不得訓法廣韵七歌古俄切十二字柯㛎𢘅三字相次柯枝柯又斧柯又姓㛎女師以教女子𢘅法也㛎柯之訓法從㛎字而來說文女部㛎女師也杜林說加教於女也加教於女故得訓法變其體則爲𢘅擬其音則爲柯矣

滕

釋訓滕虛也郭注未詳愚按滕無虛義疑縢之誤字縢之或體作凌周禮凌人令斬冰三其凌鄭注曰凌冰室也冰室必中虛故得訓虛矣周禮賈疏曰三其凌者凌謂冰室之中三倍納冰是賈意凌爲冰不爲冰室詩正

義云凌冰一物旣云斬冰又云三其凌則是斬冰三倍多於凌室之所容故知三其凌者爲凌室不然單言凌者止得爲冰體不得爲冰數是孔義亦依違其閒愚謂旣云斬冰又云三其凌分別言之凌自是冰室且三其凌者祇冰室所容而三之也若云三其冰則以何爲節乎鄭注自塙不得以疏疑注也

言

釋詁孔魄哉延虛無之言閒也郭注於哉之言三字均未詳愚按說文哉言之閒也之與哉並語辭然則之亦言之閒也如詩云假哉天命昭哉嗣服以哉字爲閒也

說十七　圭

麟之趾麟之角以之字爲問也詩中言字毛傳鄭箋每訓爲我然言告師氏言采其蕨之類訓我尚可通至如寤言不寐爲寤我不寐弋言加之爲弋我加之薄言歸沐爲薄我歸沐永言保之爲永我保之實屬不辭疑三家詩有訓爲語辭者故爾雅以言與哉之並訓爲間皆卽說文所謂言之問也

於

釋詁於代也郭注未詳按上文爰於也於與爰古字通爰有易義僖十五年左傳晉於是乎作爰田服注曰爰易也於之訓代猶爰之訓易矣此與平議說異兩存

之

衛

釋詁衛蹶假嘉也郭注衛蹶均未詳近儒邵氏晉涵作爾雅正義引良士蹶蹶以說蹶字至衛字則以爲通作偉引莊子偉哉造物淮南子偉哉造化以說之而錢氏大昕又以爲衛當作禕朱氏駿聲又以爲衛當作韙愚按說文衛本不從韋得聲卽從段注之說以爲韋亦聲而凡從韋得聲之字如偉如禕如韙皆以爲此經之衛字恐說經太易矣今按爾雅衛蹶連文衛蹶實同部字釋木云蹶泄苦棗釋文云蹶本亦作躛廣韻十三祭有

躛字引爾雅云躛洩苦棗亦作蹶然則躛蹶二字音義俱同爾雅亦並存之疑古本作躛蹶假嘉也躛字經典罕見寫者竟作衞字乃成今本諸家各以意說恐均非是

龕

釋言洵龕也郭注未詳愚按龕者說文以爲龍貌其字大小徐本皆從龍從合而近來講小學者皆以爲宜從今聲其實合聲今聲同在段氏第七部何必今是而合非也詩酌篇長發篇毛傳曰龍和也周禮小行人合六幣鄭注曰合同也此字從龍從合有和同之意上云洵

均也郭注曰調謂均調均則和同故又訓龕矣方言曰龕受也廣雅釋詁曰龕盛也和同則能容物故有盛受之義與調均之義亦復不遠

兄妻爲嫂弟妻爲婦

釋親女子謂兄之妻爲嫂弟之妻爲婦愚按此經有可疑者禮曲禮篇嫂叔不通問是嫂之稱通乎男子而此獨言女子一可疑也儀禮喪服傳夫之昆弟何以無服也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故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子夏此傳極言以弟妻爲婦

之不可弟之妻不可爲婦猶兄之妻不可爲母也鄭注
未得傳意令爾雅果有此文則周公制禮有定名矣子
夏何以云爾乎二可疑也竊疑此經本作女子謂兄弟
之妻爲嫂蓋嫂是尊稱故男子惟於兄妻稱之弟妻卑
幼不復爲之名但曰弟之妻而已然男子於弟之妻本
是疏外無稱可也女子則同在室中朝夕相見不容無
稱其於兄之妻已從男子稱之爲嫂矣弟之妻將何稱
姑從謙退之義亦稱曰嫂此雖無可證而有可引之例
下文云長婦謂稚婦爲娣婦娣婦謂長婦爲姒婦夫婦
人坐依夫齒長婦稚婦自以夫之長幼言方與下文長

婦爲嫡婦一例乃成十一年左傳穆姜謂聲伯之母爲姒昭二十八年傳叔向之嫂謂叔向之妻爲姒皆呼稚婦爲姒何也盖娣婦姒婦雖有正名而婦道宜自卑抑則雖稚婦亦以姒呼之故成十一年杜注曰昆弟之妻相謂爲姒正義引賈逵鄭康成說皆同女子於夫弟之妻可呼爲姒然則於弟之妻何不可呼爲嫂乎後人不知此經專爲女子而發乃疑弟妻不可稱嫂妄爲改易然嫂之稱不專屬女子弟妻稱婦又顯與子夏傳違是不可不爲訂正也

九達謂之逵

釋宮九達謂之逵郭注曰四道交出復有旁通愚按自一達至九達郭氏皆以爲道路岐出之名杜預注左傳云逵道方九軌也隱十一年正義云李巡注爾雅亦取並軌之義是此經李郭說異也郭說世多從之其實難通今有路東西南北歧出如俗所謂十字街者亦止四達而已無可復加矣使行里許又有如前之十字街者不能并前數之而謂之八達也又安得至於九乎方軌之說則周禮經塗九軌不名謂逵詩正義已駁之矣今按文選西都賦云披三條之廣路立十二之通門西京賦云旁開三門參塗夷庭薛綜注曰一面三門門三道

故云參塗然則欲稽道路之名先定城門之制𤔡謂天子十二門旬一面各三門考工記匠人所謂方九里旁三門者也諸侯則九門南面三門餘三面各二門僖二十年左傳正義曰魯城南面三門定八年左傳公歛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杜注曰魯東城之北門東門有上下明西門北門亦有上下矣此諸侯九門之證也爾雅此經所說蓋是諸侯之制人君宮室宗廟社稷必居正中其外四面皆大逵於九門無所不逵故曰九逵謂之逵子都自大宮逐潁考叔至于逵路此自內而出至于逵也楚子入自皇門至于逵路此自外而入至于逵

也至逵則偪近宮室故鄭伯肉袒牽羊於此逆楚子也逵路四面環繞南北橫東西縱矣其南面三門餘三面各二門皆有路以達於逵而每路又自有路以通往來其在東西北三面者即爲二達以其所達之路惟二也其在南面者即爲三達以其所達之路有三也其由東面通於北面者即爲四達由北面通於西面者亦爲四達以其所達之路有四也其由東面通於南面者即爲五達由南面通於西面者亦爲五達以其所達之路有五也其一路而東西北皆通者即爲六達以其所達之路有六也其一路而東西南皆通者即爲七達以其所

達之路有七也其或有路環繞四周惟一路不通即爲八達此等皆歧塗旁出故其命名或曰旁或曰駿矣然道路亦各隨形勢之便非必每國皆具此九名爾雅備其制耳

羉

釋器彘罟謂之羉愚按彘不須罟此彘必謂野彘也山海經竹山有獸焉其狀如豚而白毛大如笄而黑端名曰豪彘郭注曰貆豬也夾髀有麤豪長數尺能以脊上豪射物吳楚呼爲鸞豬此所云彘必是此類以其有鸞豬之名故製字即從网從䜌矣

米者

釋器米者謂之糪郭注曰飯中有腥愚按米者二字義不可通此與上摶者謂之糷相對成義疑當作䊝者謂之糪說文米部䊝悉䊝散之也上句摶者謂太黏當失之過熟此句䊝者謂太渙散失之過生今作米者䊝之壞字也說文云炊米者謂之糪蓋本作䊝者謂之糪誤分作二字則爲殺米又誤殺爲炊則爲炊米矣

火田爲狩

釋天宵田爲獠火田爲狩愚按詩伐檀篇不狩不獵鄭箋云冬獵曰狩宵田曰獵是鄭所據本作宵田爲獵與

今本異下句火田爲狩亦疑與今本不同使如今本則鄭既引宵田爲獵以釋獵字何不引火田爲狩以釋狩字而必引上冬獵之文乎愚謂鄭所讀爾雅蓋作宵田爲獵火田爲獠獠者燎之叚字詩正義引郭注曰獠猶燎也得其字矣尚書盤庚篇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此正謂火田也因宵田爲獵或有作宵田爲狩者狩與獵固通稱也傳寫錯誤宵田火田互易其名而獵又通作狩遂作宵田爲獠火田爲狩矣

宛丘

釋丘宛中宛丘郭注曰宛謂中央隆高疏曰毛傳云四

方高中央下郭氏以爲中央高者下云丘上有丘爲宛丘言丘上有丘非中央隆高而何此所以不從先儒也愚按宛中宛丘自當從毛義宛與盌聲同說文皿部盌小盂也此丘四方高中央下其形如盌故謂之宛丘上文云如覆敦者敦丘彼如覆敦此如仰盂正一例矣至下文丘上有丘爲宛丘上當作溫丘韓詩外傳陳之富人觴于韞丘之上即陳風之宛丘也韞猶蘊也說文艸部薀積也丘上有丘兩丘相積故爲薀丘字亦作蘊方言蘊崇也丘上有丘則崇矣此與宛中義正相反古字叚借兩丘皆作宛字遂不可別毛傳以陳之韞丘爲即宛

中宛丘亦似失之矣

釋山宛中隆與釋丘宛中同義謂中央下也中央下何以謂之隆此隆字乃降之叚字尚書大傳夏傳云降谷元玉鄭注曰降讀如厖降之降或作函谷困學紀聞引大傳作隆谷葢隆與降古音同耳鄭謂或作函谷函有含容之義則其爲降谷而非隆谷明矣此經宛中隆即宛中降也疑即書傳之降谷實即函谷矣

眾秫

釋草粢稷眾秫愚按秫爲稷之黏者說文有明文矣惟徧考書傳從無以眾爲秫者釋文音終亦未知何義疑

此眾字乃粟字之誤粟本諸穀之大名說文云嘉穀實
也乃後世以稷專其名桓二年左傳正義引舍人注曰
粢一名稷稷粟也齊民要術引孫炎注同是必從古相
傳之說蓋稷爲五穀之長故得專粟名也然稷有二種
不黏者爲稷黏者爲秫秫穄稷尤美爾雅故區別其名
粟秫穄文云本草稷米在下品別有粟米在中品蓋在
其稷但謂之粢而以粟之名專歸稷之黏者故曰粢稷
下品者粢稷在中品者粟秫學者以粟爲稷則陶隱居
分別二品莫知其故矣

垂比葉

釋草垂比葉郭注未詳愚按疑卽萎蕤也垂字從𠂹說文𠂹部𠂹艸木華葉𠂹象形艸部蘳艸木華垂皃是二字義本相同聲亦相近故萎蕤卽名垂矣李時珍本草綱目曰其根橫生似黃精差小黃白色性柔多鬚其葉如竹兩兩相値如李氏所說性柔宜有垂名葉兩兩相値宜有比葉之名其爲萎蕤無疑矣惟上文熒委萎說者謂卽萎蕤似不應重然神農本草經但有女萎無萎蕤名醫別錄始有萎蕤陶隱居以爲是一物蘇恭以爲是二物爾雅兩出之或一而二者乎

棗壺棗

釋木棗壺棗疏曰棗者目諸棗也愚按上言桃李並不標桃字李字爲目則此棗字非目諸棗也蓋壺棗在諸棗之中最美古人凡用棗皆用此棗故壺棗得專棗名也說文朿部棗羊棗也學者疑之玉篇改作果名廣韵亦然不知許君原文本從爾雅作棗壺棗也後人罕聞壺棗習聞羊棗因改爲羊棗遂與雅義違矣

燕

釋鳥燕白脰烏愚按說文燕元鳥也則燕即下文之燕燕鳦從古至今未聞異說今依雅義則燕爲白脰烏之專名而元鳥必重言燕燕不得單言燕矣此義殊有可

疑小爾雅廣鳥云白項而羣飛者謂之燕烏疑此經奪一烏字當作燕烏白脰烏小爾雅即本此耳下云燕燕鳦重言燕燕者正以別於燕烏因烏亦有燕名故曰燕燕明彼燕是烏此燕是燕也不然詩人重言燕燕以成文耳爾雅正名百物何必重言之乎

其迹速

釋獸鹿牡麚牝麀其子麛其跡速阮氏校勘記曰速當作速說文速爲迹籀文廣雅躔疎解亢跡也正釋爾雅曹憲音疎爲匹迹速與疎同愚謂此說非是釋文出遬字云素卜反本又作速是陸氏所據本作遬說文鹿部

有遫字云鹿迹也從鹿速聲桑谷切是從速聲非從速聲也說文辵部迹從辵亦聲重文速曰籒文從朿音資昔切則非遫篆所從之速明矣今改爾雅作速以求合說文辵部而顯違說文鹿部未見其得也且如其說速即迹也其迹速是其迹迹也以文義言豈可通乎宜從舊字舊讀爲是

鼳鼠

釋獸鼳鼠身長須而賊釋文音古闃反又下文鼠屬有鼳鼠釋文亦音古闃反是謂二字同字同音又引郭音甦戶狄反則異音矣竊謂當從郭音惟其字亦非一字

據廣韻二十三錫有鼳字古闃切引爾雅鼳鼠身長須而賊此前之鼳鼠其字從狊者也又有𪕟鼠音胡狄切與鼳同音但云鼠名此後之𪕟鼠其字從頁者也依此爲前後兩鼠之別庶幾得之

其子狗

釋獸熊虎醜其子狗愚按熊虎之子似不應謂之狗玉篇豸部廣韵四十五厚並有豿字注曰熊虎之子而狗下皆無熊虎子之說疑古本爾雅是豿非狗不得因豿字不見說文而遂疑其非古字也釋畜篇狗屬云未成豪狗又牛屬云其子犢郭注云今青州呼犢爲㸬是犬

之小者謂之狗牛之小者謂之㸬熊虎之小者謂之豿其字皆從句聲而其形各異今熊虎之子亦作狗則與未成豪之狗無別矣說文狗叩也蓋以聲爲義廣韵四十五厚古后切有句字與叩同音云健也疑狗㸬豿三字皆從句字之義蓋以其子初生即已壯健故被斯名耳

騋牝驪牡

釋畜騋牝驪牡玄駒褭驂按釋文騋牝頻忍反下同是陸氏所據本作騋牝驪牝阮氏校勘記從之引經義雜記曰騋古讀若驪故爾雅以驪牝釋詩騋牝然此說非

也爾雅乃正名百物之書非如釋名之專以聲訓者驪爲馬七尺以上之名驪爲馬深黑色之名二字義別詩言驪牝雅何得釋之爲驪牝乎爾雅疏云鄭康成注檀弓引此文云騋牝驪牡元謂七尺曰騋牝者色驪牡者色元與郭異又按鄭注夏官廋人引爾雅此文賈疏曰騋中所有牝則驪色牡則元色兼有駒褭驂是鄭以騋字爲句牝驪牡元爲句駒褭驂爲句駒褭驂猶言其子褭驂也以文義言鄭勝於郭釋文又云孫注改上騋牝爲牡讀與郭異盜陸所據本是騋牝驪牝改上騋牝爲牡則是騋牡驪牝矣疑孫讀即與鄭同但互易其牝牡

鄭本騋牝驪牡元孫本騋牡驪牝元未知古本爾雅究何如耳要之此文句讀總以鄭爲得騋爲七尺以上之馬與常種異故牝者多驪色牡者多元色記其異也